





新小說

女學生

亞細亞

商務印書館
印行

女學生目次

8

第一章	孤女
第二章	求學
第三章	輟學
第四章	遠嫁
第五章	好合
第六章	生疏
第七章	奇夢
第八章	遐思
第九章	寄函
第十章	失歡

女學生目次



3 0528 0106 9

一 四 八 二 一 二 〇 三 二 六 三 〇 三 三

12286

第十一章	出遊	三七
第十二章	得友	四一
第十三章	縱談	四四
第十四章	問世	四八
第十五章	演說	五二
第十六章	辦學	五六
第十七章	書空	六〇
第十八章	辭職	六四
第十九章	分飛	六八
第二十章	自縊	七二
第二十一章	寫韻	七五
第二十二章	遭誣	七九

女學生

第一章 孤女

荆山之尸。淮水之濱。有小村落焉。茅屋數十椽。松楸匝植。清風嫋嫋。空氣新鮮。景緻幽秀。天造地設之勝境。一見令人心醉。居是者七八家。操捕魚業。不理稼穡事。村之東村。有新建室兩重。閉閣高峻。基址敞闊。負山帶水。生面別開。門前闢小園一。大不半畝。種佳菊百餘本。不雜他卉。四圍護以竹籬。建築齊整。每值夕陽半規。縵雲朶朶時。輒見道裝白髮之老人。攜一妙齡女子。隱約籬中。躬自灌溉。神采煥發。翩然若仙。跡其平居。或斧樵山頂。掃石題詩。或垂釣河干。得魚換酒。孤雲野鶴。浩蕩天機。不問而知其隱於此者。翳何人。翳何人。竟別饒風味。爾。爾。答者曰。秦僂。

秦僂。逸其名。字笑儂。金陵人。前清光緒年之拔貢生。詩詞歌賦。頗擅其長。家計

素封。醉心軒冕。一若光宗族寵交游。舍此道無他途者。凡磕頭請安之格式。拜謁唱喏之聲調。與夫寫白摺遞手本種種奇形醜態。早於芸窗埋首時。練習盡致。某大憲者。使之鄉人也。使與之有葭李親。運動多方。藉以資進。獵得皖北某州職。揚鞭攬轡。顧盼無儔。自以爲枝棲有著。展驥可期。黑頭公卿。正如拾芥。詎年華蓬轉。境與心違。某憲以貪婪上聞。慘遭削職。輿援既失。汲引伊誰。曾幾何時。行年六十矣。風鬟霧鬢。精力俱頹。壯志糾糾。已隨朝月。暮雲沒收。殆盡加以清治。多乖。滿人將去。世界潮音。宦海波戲。正未知伊於胡底。使靜觀默察。悔與倦俱。慨然解組歸田。早求稅駕。帆道過此。賞其幽而居焉。乃前清宣統三年正月事。

使弟名仲鶴。字傲秋。少使十三歲。獨擅英姿。妙工音律。精明幹練。較使超出百倍。妻吳氏。幼育名門。長明大義。偕居使任。琴瑟甚敦。乃於前清光緒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午時。有一女子。揚呱呱之聲。出現於其閨內。厥名曰蘭兒者。是卽茲。

編之。主人而時勢所產之英雄也。惜天道靡常。盛筵易散。蘭兒生甫兩月。其父以病瘵死。母也不諒。視死如歸。比翼在天。永酬同穴。致此如金如玉之嬰孩。一變而爲無怙無恃之孤女。

傻妻亦早卒。遺子曰席珍。席玉。傻以初願未償。誓不再娶。此次同歸。茲土相數晨夕者。除傻之家人外。尙有男女僕各一人。堪供指使。傻子性鈍。語不可了。蘭兒聰穎絕倫。傻愛之若掌上珠。方七歲時。教之識字。過目不忘。十四歲能詩。且善書。於古籍無不讀。心竊慕木蘭蘇蕙之爲人。因自取名曰效蘭。取字曰蕙。如以表其意。女學士之名。由是大噪。富家巨室。委禽者日必至。傻擇婿甚苛。恰無當意。嗣鄉僚胡翁壁菴。欲以重幣聘爲媳。再三挽某君執柯焉。傻亦愛其子慧。慨然諾之。蘭兒之婚事甫定。今之伴。傻種菊。以謝此大好黃昏者。芳年十有七矣。

蘭兒罔知家事。弗工刺繡。惟喜與太白養之相對。焚香拂几。簡練揣摩。無間朝

夕。偶懷逸興。輒事探驪。片羽吉光。漫無紀束。大掃女子不文之垢。猶記其十五歲時。爲『秋景』詩曰。

塞遠來秋鴈。天寒噪暮鴉。野風搖落葉。山月照黃花。幽壑瀉泉細。危松倚竹斜。吟詩復弄笛。茅屋異人家。

其十六歲時。爲『偶成』詩曰。

今古如朝暮。江山幾晦明。潭深龍睡足。網密鳥飛驚。靈嶽形方慘。奔濤氣不平。仰空舒長嘯。靄靄暮雲橫。

以纖纖一弱女子。而有如許之知識與理想。有如許之魄力與奇氣。雖繪藻未必盡工。吐納或有未當。而一種自由獨立不拾餘唾之概。於此可見。較諸尋常才女。批風抹月拈草弄花者。相去已不可道里計。其叔奇之詒之。而不能禁也。如是。度。和。平。之。歲。月。有。年。

第二章 求學

滿清末葉。迫於世界潮流。維新之機大動。愛國之輩。羣知舊學不足以存世。乃取法歐美。倡辦學堂。更鑒於女學不興。分利者衆。尤不足以競爭於生計界。乃復倡辦女學堂。以振之前呼。後應。舉國翕然。秦家之僕。有夕赴市購果餌。拾得正蒙女學堂招生廣告一紙。歸以授蘭兒。蘭兒閱罷大喜。亟請於僮。擬卽入肄業。稍沾文明餘澤。僮固暮氣沈沈。且素以新學爲詬病者。置弗許。蘭兒失所望。悒悒不樂。枕邊袖底。淚痕積寸許。厚。席珍席玉之妻。蘭兒之嫂也。聞此訕笑。倍至。蘭兒不之辯。闔旬餘。復請之僮。懇切逾於前次。僮稔其傲。且以愛之也。不忍峻拂。擇日送之前往。以成其求學之願。

正蒙女學堂。設立於某縣城內。係破天荒之組織。因風氣蔽塞。來學者甚寥寥。堂中監督。以一龍鍾衰朽。僅識隻字之老婦任之。問其資格。則某紳士之妻也。教授管理。一無所能。其他教員。更屬餘子碌碌。所倚爲長城恃若泰山者。惟正教員黃女士而已。女士名任天。湖北黃岡人。三十許歲之女傑也。於開學之日。

以親切有味平易近人之語。演說於諸學生之前曰。

諸生來入學堂。知道學堂的意思麼……我們中國。自與外洋通商以來。勢力日弱。外人鷹瞵虎視。天天想瓜分我國。我國一般明白之人。皆知民智不開。民氣不壯。將來斷不能生活。所以趕緊取法外洋。將男女學堂一齊都辦起來。他們男子進學堂。爲的是中國。我們女子進學堂。爲的也是中國。諸生都要看得清楚。現在名勝地方。所辦之女學堂。已經不少。可惜辦法未能盡善。遂致成效毫無名譽大壞。人人且痛罵學堂不好。其實是辦學堂的人不好。那是學堂不好呢……我們今天既辦學堂。總要諸事認真。極力望諸生上進。諸生既來學堂。總要專心學問。努力前途。將來對於國家。能盡一分子的責任。就算是中國的幸福了。

演說後。高聲問學生曰。諸生靜思之。有不解之字句否。諸生中之稍有知識者。遂舉通商。瓜分。民智。民氣。責任。幸福。等名詞。一一質問。黃女士明晰答覆之。此

時之蘭兒已於不知不覺間爲其電氣所觸。磁石所引而慕效之。親愛之。尊重之。若其第二之慈母。

女士擔認之教科。爲修身、國文、算術、體操等。授課時莊重笑言。以身作則。滔滔雄辯。委曲提撕。雖化雨春風。不能擬其萬一。繼見蘭兒之文。大器重之。引爲獨一無二之高足弟子。暇輒招入己室。與之語古往今來事。並授以法國羅蘭夫人傳。以激發其勇猛愛國之興趣。蘭兒之志乃益高。而其文乃益進。渾樸之氣。寫以清醒之筆。見者幾驚爲名家宿構。不知其出於髫齡之女子手也。黃女士時揄揚於監督及諸同事之前。謂其文如其貌。豔若桃李。而冷若冰霜。奇特若夏雲。而蒼勁若松柏。非中國女界之人才。而世界女界之人才也。雖然。彼之對於蘭兒。固喜出望外矣。至其對於堂中部署及管理方法。均未能躊躇滿志。酒餘燈下。屢有所陳。述於監督。企其因陋就簡。力臻完善。藉收大好之效果。堂中監督。自黃女士到堂後。聆其言論。睹其舉趾。察其思想。心竊疑其怪誕。深

恐納學生於異軌。以敗壞其本堂名譽。畏之惡之。忌之嫉之。時時向他教員及諸生前揭其短。叨叨絮絮。謂『我輩少年。那得放肆如此。』謂『我生六十歲。未見這樣女子。你們千萬不要學他。』蓋其初聘女士時。以其內姪女之薦。而慕其爲女師範之畢業生耳。久之鑿柄不容。動多掣肘。女士更悒悒不自安。忽一日。具呈控訴於邑宰。歷指其濫竽學務。貽誤後生之咎。全縣聞此事者。直如旱地起霹靂。相率大譁。邑宰與監督之夫。固一孔出氣者。施其模稜敷衍之故技。以『通融辦理』四字了事。女士不得伸。遂決然辭職。光明磊落以去。

第三章 輟學

黃女士之未去也。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蹙蹙然爲中國前途憂。及其將去也。學生廿餘人。無不惋惜慰留之。皇皇爲一己前途憂。及其既去也。堂中諸事。一落萬丈。缺此略彼。儼同未改良之私塾。滄桑之感。悵觸迴腸。屈指計之。僅及四月耳。女士臨去時。贈蘭兒詩一首。亟錄之。

衆生沈醉憑誰語。教育猶如泗裏蛙。言也。徒寂寂一身常自主。茫茫四海等無
家人權。未必鬚眉異。天演已將優劣差。識得女龍淮水上。應無遺憾到天涯。
後附跋語兩行。亦錄之如下。

自慚無學。忝執教鞭。幸遇知音。此行無愧。相歡未幾。遽賦驪歌。天涯海角。我
勞如何。聊誌數言。以留鱗爪。庚戌五月任天識

蘭兒此後。求學之熱潮。一降至零度以下。每當尋常女子。奔走於歡場。衍衍於
飲食之時。彼則俯仰欷歔。常若有身世無窮之感。甚不願以學堂好名目。以幾
本教科書。虛擲光陰於無用之地。功課餘暇。詩成七步。其觸手成雋之文。亦足
見其去志矣。

嗟彼蜩與鳩。決起搶榆枋。祇解蓬蒿樂。數仞自翱翔。
大鵬將圖南。乘風怒飛起。兩翼垂天雲。擊水三千里。

是校距蘭兒家。僅二里許。秦僂得不時往還。睹其校風。心滋不悅。每使女僕齎

服飾。輒示以意。蘭兒心思焦灼。幾不欲半日居。幸暑假在邇。得以勉就一學期。束裝遂歸。

閱者思之。伊時學堂辦法。不但未全完備。足授守舊者以口實。即使完備矣。而彼槁木死灰。不識時務之守舊家。亦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者。新舊之不交融。直接爲文化進步上。一大障礙。間接即國力進步上。一大障礙也。蘭兒至家。與秦僂商。擬於暑假後。赴金陵。或他處肄業。藉遂無窮之希望。秦僂曰。舉一反三。他處當亦猶是。何必關河風雨。作艱辛之跋涉。無謂之營求乎。蘭兒以爲然。不復再作他。想假期已過。各學子紛紛到堂。其以家庭阻力半途退學者。間亦有之。秦僂決意不使蘭兒往。蘭兒亦決意輟業。

丁蘭兒在堂內時。漢文優長。科學出衆。每試輒冠儕輩。監督甚愛之。至是馳札相招。蘭兒託病辭。監督必欲得之也。未逾日來札連翩焉。蘭兒終不應。最後裁尺素以謝絕之曰。

夫子大人函丈敬稟者過蒙 垂愛勸問殷殷學生無知本當從 教奈近
日弱體時與病連精力頹靡實難受課兼之叔兄不諒阻礙重生事與心違
徒呼荷荷莊子曰宋人資端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其學生
之謂矣。螻蟻微懷不勝縷縷諒在高明定能 曲宥也餘不多瀆肅請 金

安學生秦效蘭謹覆

嗟嗟蘭兒此後之生涯當與學堂斷絕關係固臆料所能及而無庸爲諱者然
其求學半年亦非全無心得凡學堂之規則與科學之門徑經此番實地練習
已稍有感觸可謂於其學識中別開一境界

韶光易變飄忽一年清室推翻矣民國成立矣政體旣變耳目一新柳上風生
春方云暮日暖風輕蘭兒之喜書告至而蘭兒之恨史竟埋伏此喜書中而與
喜書以俱至我不暇爲蘭兒賀我直爲蘭兒弔

初胡翁仕皖北微有蓄積宦囊裕如不似清風兩袖者光復時皇皇返梓息影

柴門。其子立文。字煥夫。與蘭兒同庚。讀書私塾中。美丰姿。富辯才。所有應酬。輒使之以代。鄉里僉重視之。恆於胡翁前。稱其能。翁遂以爲可託。家務漸與其半。金錢出入。均經掌納。惜少不更事。操守未堅。以孔方朽索。故浸與狎。邪子遊品。行日趨卑。下翁知之。而不忍責。佯爲不知也者。掩耳盜鈴。得過且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立文之肘無所掣。立文之惡日益張。立文之母。數商翁。盍娶媳。以矯其弊。翁然之。遂請期於民國二年正月初六日。其喜書達於秦僂處。爲元年十月十八。

第四章 遠嫁

曾未幾時。佳期將屆。秦僂賃采艖兩艘。備載妝奩其上。已與蘭兒及男女僕分乘之。風順征帆。飄若秋葉。山迎水送。魚躍鳩呼。儼爲蘭兒此行。表樂觀態度。蘭兒經此。得未曾有之事。容貌上雖強自鎮靜。然其柔腸。已碎裂幾千萬片。腦筋中之思想部。並不知宜注何點。無殊萬疊雲山紛亂。不可名狀。出文具摹帖以

自解欲求工而不得。信手塗鴉。胡蘆大笑。但毫無倦意。佛說『境惟心造』。此風。此帆。此山。此水。此魚。此鳩。在蘭兒觸之。覺有餘樂。若以勞人思婦丁其間。則當覺有餘悲矣。無何。宿鳥歸林。高峯蔽日。澄湖練明。遙海上月。僕與舟子絮絮語。詢將達何地。舟子以臨淮對。問係古濠梁否。答曰然。

翌晨。東南風大作。呼呼有聲。白浪掀天。與僕舟成極端的反對之方向。蘭兒振衣離榻。格格思吐。憮然謂女僕曰。馮夷作祟。威肆石尤。其我之逆運乎。乃爲大風賦。

大風起兮浪翻天。長淮東去兮水勢蜿蜒。鴻雁驚寒而飛起。蛟龍潛伏而貪眠。竊以險阻計及前途兮。不知生愁慮之幾千。於是古渡雲低。荒邨烟沒。柳眼迷青。桃腮凍赤。覩寰宇之蒼茫。望荆塗而不得。網罟絕兮漁人憂。鳥啞啞兮狄啾啾。臨碧濤以有感。悲逐水之沙鷗。無奇才以建白。攬綠鬢而增羞。吁嗟危兮扁舟。不可以託些。又何遠泛乎滄洲。

吟既手錄一通。著女僕呈秦僂。請施郢質。僂見而嘆曰。文字寫人性情。寫人福澤。茲篇步驟不差。惜未能與會淋漓耳。遂取筆批十九字於其上云。

姪女乎。狂風驟雨。靈族之常。勿出愁言。令人掃興。

女僕攜回付蘭兒。佩以溫語。並曰。聞之老東人。膳後當由津浦鐵路搭輪車前往。不與馮夷負氣也。蘭兒隨宦多年。未聞外事。固不知天下地上有所謂輪車也。卽其求學時期。耳鼓中有輪車之名矣。究不解輪車之何似。更不解輪車之若何妙用。今忽聞將搭輪車。素心爲之一展。

早餐後。男僕登岸。雇搬夫六七人。運妝奩及零星用具赴車棧。僂及蘭兒乘肩輿踵至。有頃。中班車自蚌埠來。因購二等票乘焉。蘭兒是日。雖多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人語嘈嘈。輪機轉轉。轉覺遜民船之靜。蓋蘭兒平日。最惡躁動。其生性使然。並非由於數千年女子積習也。觀其昔時所爲小園門聯。『賞月舒懷抱。餐霞養性天』之句。可以知矣。雖然。彼今日所乘之車。差幸猶爲二等。脫不

幸而乘二等者。則言語雷動。輪機風馳。當不禁煩惱死。已鐘鳴五下。抵浦口。搭小輪渡江。抵下關。下關爲秦僂鈞遊地。風俗人情。語言習慣。最爲練達。指揮操縱。遊刃有餘。僦屋僑居。恭候百兩之迎送。

屈指及期。已陰雲四布。霖雨連朝。道路泥濘。沾手塗足。以興高采烈之朱陳。不得已。草草竣事。愁風愁雨。迭起環生。顛倒播弄。無微弗屆。其果好事多磨歟。抑皇穹將苦蘭兒。而故爲之兆歟。蘭兒初抵金陵。縱開慧眼。睹山水之明媚。城郭之鞏固。竹木之脩茂。人物之清秀。在在皆超出於淮濱荆厂。覃思其叔父征鞍初解。捨此不居。當別有深意者在。而其藁砧得此勝境。以薰以染。漸摩漸盪。當別有出人頭地者在。

胡翁居宅。爲最高大之平房三層。蘭兒所居者。乃第三層正室也。其他人之居。與廚竈安置。無關本文。概不牽入。室後有花園。荒蕪久不治。每值春夏。荆棘蕨蕞。自翁歸來。命僕事誅鋤焉。芟其蕪。行其塗。清濁辨質。美惡異位。漸堪遊目矣。

然翁無花癖。培養澆注。漫不經意。殘餘之卉。聊若晨星。散步其中。殊覺寡味。丁立文喜期伊邇時。房屋垣墉。大加修整。煥然可觀。彼荒涼之花園。亦添植嘉葩。卅餘本。藉溫如風。收滋榮效。其意若謂是清秀敷舒。含葩吐蕊者。將爲新嫁娘。騁懷物歟。

第五章 好合

大禮旣成。乾坤始奠。蘭兒年方十九。明眸秀眉。朱脣皓齒。亭亭雅態。楚楚可人。醜之者百索罔瑕。詆爲毋顏。美之者驚以爲雪兒降世也。文章傳世。經史留名。不難復見於異日。堂上二老。若得如意珠。優禮之。唯恐後。家中僕婢。欣然呼以蕙娘。敬畏之。亦罔加立文大加鍾愛。憐我憐卿。芝蕙齊芳。瑟琴好合。人間韻事。何以加茲。比鄰咸欣羨。不置。服蘭兒賢。嘆立文智。競爲胡翁老夫婦壽。胡翁亦撚髭微笑。自維得計。

滿園桃李花開後。正是春風得意時。此記者之舊詠也。今取此以贈蘭兒。蘭兒

斯時。住廣廈。對快壻。雖下氣低眉。深自斂戢。不敢稍露風雅。而嫣然之態。愈隱愈彰。樂潮之高。直達沸騰。黠以上。其對翁姑也。昏定晨省。婦道無虧。其對良人也。莊重自持。不苟言笑。其對婢僕也。溫而嚴。寬而有禮。舉室待之。無慢意。誠有如葩經所云。『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者。惟具有潔癖。凡百以修飾自娛。衣裳未污。便事澣濯。閨中几席。無纖塵。書冊臚列。亦精整無偶。隨意取某書某卷。輒應手而至。綠窗危坐。生涯一如其舊。稍倦則躑躅花園。練習往日所學之遊戲。俯仰進退。一如己願。有時則課婢灌澆。或躬自剪伐。以與翩翩之粉蝶對舞。有女僕牛大娘。性剛悍。饒膂力。園中灌溉。得其資助不少。園之四圍。有古柏十餘株。枝幹蒼勁。根畔環生雜草。綠縵可坐。園之中央。有玫瑰兩株。高約六七尺。植此者。有年已。蘭兒因愛夫之念。以愛花。因愛花之念。以愛園。因愛園之念。以愛及園中之一草一木。清晨旁晚。徒步懇懇。往倚花下。扶枝覽眺。領略清新况味。紅花翠葉。與初出將落之日光相對。媚色愈覺可餐。而花之開謝。葉之榮枯。

亦時接觸眼簾。與此最愉快最柔嫩之腦膜相激刺。怳怳乎思不能自已。立文伺其微。每至挪揄之。謂卿直花癡。得無欲花下死耶。蘭兒解趣。不期失笑曰。牡丹亭畔。有杜麗娘。玫瑰樹下。不應有胡蕙娘乎。因具說麗娘歷史。與牡丹亭畔重生事甚悉。

胡家象軸。充棟汗牛。除科舉時代之用書外。因果書實最夥。其稍有價值。足以標異於蘭兒之眼線者。僅有『聊齋志異』『瀛環志略』各一種而已。蘭兒閱聊齋。見敘事簡潔。批評短悍。反復不忍釋手。欣然嘆曰。此殆善借鬼狐以形容世情之醜態者。傷心人固別有懷抱也。繼讀瀛環志略。眼界一開。尺幅之中。備睹五大洲情狀。凡各國之名稱。與世界之趨勢。誦於口而刺於腦。始知天地間。於訓詁詞章之外。學問正無涯涘。獨惜學力未充。僅知塗徑。多條疑問。殊無強解之餘地。爲之廢然者久。之欲詢之姑與夫也。則姑與夫皆爲沒字碑。近者小者且不知。遑論遠而大者。詢之翁也。則以尊卑內外之嫌。艱於啓齒。唯冀觸處驗

之事實得諸見聞。藉作個人之左證焉耳。

立文不喜讀。兼不喜蘭兒讀。蘭兒輒勸之。燕晤鶯嚶。指點良苦。斂昏。先自挑燈。爲丈夫牽。聽漏三下。乃已。立文初欲得其歡心也。假意伏案。信口誦經。哦吟既終。詞意未解。蘭兒批卻導窾。因其自然。盡情匡糾。夫婦也。居然而師。弟朋友矣。每謂立文曰。人之學問。上者貴日新。否則月異焉可也。否則歲不同焉可也。若今吾猶是故吾。其去禽獸也幾何哉。立文恥之。期期不以爲然。值家人入室。輒舉手叉腮。效磕睡狀。故若作輟之由。我者。蘭兒亦安之。立文尤不喜書。握管如扛鼎。作字如登天。臨古帖如對天神地祇。每一披蕉。卽百字非一點鐘莫辦。心大苦之。蘭兒亦代爲惋惜。因導之速寫。誘以草書。約盡缸水爲限。麻紵滿箱。米南宮王之義雜列。聽其自擇。稍不中程。花判臻。至始終不少懈。薰染既久。鄙野漸融。凡此皆蘭兒以况夫自任。而與立文好合期中之所有事也。後此生涯。令人酸鼻矣。

第六章 生疏

愛河早竭。邪術易從。立文之愛蘭兒也。愛其貌。久則色衰而愛弛矣。立文之不作狹邪遊也。以其愛蘭兒。及蘭兒之愛弛。而故態復作矣。不慎其始。鮮克有終。理淺易明。毫無疑義。如立文於蘭兒。果有在人意中。而尚有出人意外者。其復作狹邪遊也。因蘭兒之愛弛固矣。而蘭兒之愛弛。孰謂非在色衰後乎。蘭兒適胡家。首尾僅四月。顏豔紅彩。髮未素絲。桃質天天。何嘗稍異曩昔。如謂好色若命之立文。遽作秋扇之捐。敝屣之棄。一使窈窕淑女。坐詠葑菲。文字佳人。愁聽松竹。其誰信之。其誰不疑之。

記者曰。不須疑也。夫知識平等。最高尙之平等也。種種自由。因以生。種種專制。因以死。知識不平等已。則知識上之比較。自相形見絀。丁蘭兒于歸後。未一月。才名藉甚。女界卽有求詩書者。蘭兒僅揮如椽之筆。以應命於詩。則不吐隻字。有心乎。抑無心乎。閱者當能知之。其爲某女士書六字聯云。

坐冰床探地極。乘氣球摸天空。

又爲某女士書七字聯云。

東西人物沙漚聚。今古風雲庾粟多。

字大於碗。筆力超逸。如生龍活虎。文亦極新奇之甚。下署「金陵胡效蘭」字樣。有日爲某女學校校長書聯。摹漢碑作雄厚字。立文於有意無意中。戲問曰。卿字乃學王者。胡今寫之不類。曰。亦摹漢碑。適纔擬之。果亦肖焉否。一婢適在旁。舉目視立文。立文大慚面紅。若赤霞。妬忌心因以大熾。是爲二人生疏之一因。舊例清明佳節。翁與其妻坐廳上。暢談瑣事。及娶媳後之樂景。小婢香雲侍焉。其妻曰。立文近日作字頗長進。令人大慰。翁曰。我亦知之。祖宗陰隲弗小哉。顧小婢曰。呼汝少爺將字來。少爺爲前清宦多仍其舊故云然斯須立文至。翁笑顏相向。已而曰。聞汝母言。汝字頗長進。足徵汝之敏秀。……立文進其字。共二十頁。翁翻閱一通。連聲贊曰。好！好！耐心求之。未可限量。……立文出行數武。忽

止欲聽翁之有後言否。翁見立文去。嘆曰。唉……立文以其言異。凝神聽之。翁曰。以我二人之年。能力反出於吾媳之下。無怪人之未曾娶妻。卽忘父母也。遂又寂然……立文不懌。回謂蘭兒曰。父母謂我畏子。殊屬可笑。是爲二人生疏之又一因。

而其所以生疏者。則在彼不在此。蘭兒望夫心切。迫而爲使役之作用。更迫而爲自重之作用。急不擇音。可以情恕。立文忌蘭兒之心。與厭蘭兒之心。每奪其愛。蘭兒之心。而代之。初以相歡。未忍發作。蘭兒不知也。純粹於立文前。出爛漫天真語。作誠懇之感格。立文微恚。間出惡聲。時思引去。而莫得其便。兩人之嫌隙。卽由此起。伶俐如蘭兒。幾墮五里霧中。罔知置喙。猶強顏服事之。動息不離左右。汲汲以揚名聲。顯父母爲急。立文大怒。暇輒出游。恆竟日不返。以與蘭兒避面。久則厭故謀新。復投身朱欄香侶。徵逐於金迷紙醉場已。是實爲二人生疏之總因。

第七章 奇夢

幾個青樓。數圈馬匠。通商巨埠。數見不鮮者。立文俾晝作夜。廢寢忘餐。裂帛如紗。揮金似土。浸假而狂酒。而鴉片。而債臺山積。母知之以告翁。翁知之使商蘭兒勸止之。容有濟。蘭兒聞之。悲憤填膺。心肝俱裂。請其姑飭僕覓立文。告以家有要事。急待歸也。僕五返。立文不至。翁怒。大言曰。必尋此子。再往已不可得。更鼓三敲。始酩酊踉蹌歸。入室卽臥。與家人不交一語。而酒氣薰蒸。不堪入鼻。蘭兒恍兮惚兮。怒然悚然。若睡初醒。若身在雲際。若冷水澆背。熱油灌頂。悲思重重。失聲而涕。珠淚汨汨然下。若萬馬奔騰。若長江之水初發源。可謂有生以來第一次之痛哭。

坐以假寐。脅息增歎。烏雀飛鳴。中心忐忑。倏僚已極。側耳傾聽。風送麗譙。正報三鼓。園中柏葉。謾謾有聲。益使闥裏愁人。難成清夢。繼復自念。趁此夜闌人靜。月白風輕。遣興園中。容有無窮興味者。於是緩步拔關出。漠漠黃沙。門戶頓渺。

計無所之。浩然思返。遙見一媪蹣跚至。問娘子何往。曰擬一遊耳。曰我導娘子遊。有佳境也。徜徉綴之。去身輕似葉。足捷如飛。亡何至一亭。稍事喘息。野花當路。弱草平陂。溪水碧澄。芄芄丹桂。幽雅芬芳。兩兼其妙。觸景生懷。幾疑別有天。地已亭側。一蘭若。曲徑通幽。高出霄際。媪指曰。此名觀音菴。沒脛蓬蒿。人跡罕至。吾姊雲棲祝髮在焉。娘子盍往齋宿。老身去已。一回顧問。失媪所在。大駭。疑爲鬼。復疑爲仙。

行數十武。抵菴首。數株竹枝。矮植於疏籬脚下。高潔不染紅塵。疏疏落落。風雅入古。推扉進其室。果見一老尼補衲殿旁。殿中塑觀音像。與世俗所傳者無異。尼見蘭兒。驚起曰。何處女郎。隻身來此。得無迷路耶。蘭兒曰。適結伴遊。頃間失道。故遂獨來。尼款之坐。烹茶奉客。意態良恭。蘭兒請焚香。尼許之。就案頭取高王經。教以祝香讚暨淨口業眞言。訖。忽聞門外剝啄聲甚厲。尼問阿誰。答以尋人者。納入之。非他。蘭兒之姑也。睇蘭兒曰。嗜兒何來此。令人嚇煞。快從我歸。免

得闔家無措也。蘭兒俯首若未聞。姑曰：爾欲皈依此中，作女冠乎？蘭兒目眈眈視壁，不一語。姑大聲曰：不尼不歸，意欲云何？言未既，憤憤曳之走，豁焉頓醒。身固椅上，日照東窗矣。回憶奇夢，歷歷猶在，忽焉以驚，忽焉以懼。

呼婢進溫水，稍事盥漱，甫罷，立文呵欠已，振衣已，下榻已，摩挲睡眠，俗態不堪。寓目，怒問蘭兒曰：家死幾人，已吩咐速我歸，使我一夜未成好夢。蘭兒逡巡前致詞曰：夫君……妾有一言，願瀆清聽。立文知其爲己也，納履欲走。蘭兒曰：噫，非敢揭君之短，爲君策前途耳。立文急語曰：有好話便說，休毋截截饒舌。蘭兒曰：古人有言：『天生我材，必有所用。』……立文嗤之以鼻曰：儉哉，動則引古人，豈以古人能嚇我耶？曰：非也。夫君春秋方富，學問日新，處積弱不振之中國，正宜鴻展經猷，鵬搏渺冥，爲社會謀幸福，卽不然，亦宜料理家艱，薄治生業，仰事垂暮之父母，再不然，理軒號佛，醉酒談天，愛惜無上精神，養成昂藏身體，今夫君不爲國計，當爲家計，否則亦當爲身計，三者必居一於此矣。願夫君熟察之……

…立文冷聲曰。嘻。我知有我。遑恤其他。…拂衣揚長而去。

咄嗟。以錦繡之蘭兒。以婀娜之蘭兒。以剛腸俠骨之蘭兒。宜得若何之英雄。若何之志士。若何之才子。而善事之。相隨唱和。虎嘯鳳鳴。作空前創舉。彌兩間缺憾。寧知蘭兒際遇。大謬不然。新婚夫婦。溝水東西。月老昏昏。情絲誤縛。合薰齋以共藏。強堯桀而同國。欲其有當。云胡可得。記者泚筆至此。淚涔涔。溼紙背。放聲爲蘭兒一哭。而又爲病同蘭兒者。狂淚不止也。蘭兒見立文之昏憤。知不可以口舌爭。亟白之姑。使之轉請於翁。施家庭專制。翁無奈。尋之歸。重以誚讓。繼以鞭扑。代償其債。禁止其出入權。

第八章 遐思

立文聰明子也。資稟旣優。靈根不惡。父母以其具儒者象。故名之以立文。而以煥夫字之。有非佻儻蒙昧下愚不移者可比。豈不知浪蕩敗家。爲當悲當賤之事。而之所以然者。半由於翁之溺愛。半由於己之充囊飽暖。思淫歧途。誤入積

漸以生卑劣之傾向甚矣。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也。人徒惜蘭兒遇立文爲非偶，我深惜立文所生之落地爲失當，使其自幼小以迄成年，居貧寒場所受良好教育，鼓鑄成材，鉛刀一割，彼固有爲人也。翁禁止其出入後，逼令誦經度日，野牛悍馬，急縛歸樊，雖暫就形式上之馴順，其勃勃野心，尙待時後動靡它，其知識薄也。故翁之教立文，不出以剗切之嚮導，變移其心性，殊非策之上者。

浣花天過，解纜筵開，采辟惡之蟾蜍，搗守宮之蜥蜴，萬家折艾，齊過端陽，江上龍舟，轟來競渡，蓋民國初建，舊習未更也。紅男綠女，塞巷填街，美景良辰，頓殊疇日。左鄰有幼女李姑，方十三歲，素與蘭兒通問好，至是擬結伴赴盛會，召蘭兒，蘭兒辭弗往，其姑慫恿之，仍遲遲未願，迨乎推無可推，相將於門首，一舒倦眼，癡癡竚立，無一經心。李姑指東顧西，說長道短，喋喋語去年今日事，某處鑼鼓喧天也，某處肩摩轂擊也，某處女子百人，爭紅鬪綠也，蘭兒點首稱是，少選

竟入其姑其婢及同立者悉阻之終不可得方知天下繁華境祇有傷心不忍看。

胡翁之娶媳爲改良其子計也今見其子不但未改良而惡反加重彼藉以改良其子之媳反與其子相牴牾屏處於痛痒難名之地位憂心如焚迄無善法乃謀諸至友錢先生請爲易地一籌錢先生遂勸其送之滬上肄業某中學以與鄉間一般惡少絕跡胡翁與秦僕本同一守舊腦蒂素不以新學爲是今以迫於術窮也宗旨忽易轉白之妻與蘭兒亦各證其不謬告諸立文立文唯唯於焉治行囊備資費定日前往旬浹首途矣寧與滬屬一江地車舶往來異常便捷相距六百餘里不過終夜勞耳翁達滬地住新大方棧頻頻曉立文以古聖賢之嘉言懿行及學校之陋規惡習俾其知所去取

路旁街口廣告如鱗其中學之招生簡章亦半現於內翁率立文詣該校報名以限期已過額數早齊見阻翁婉請通融報名處不自主使商諸校長定行止

翁乃出名刺。大書特書其前清之銜名。俾闈者投之。有頃闈人出。謂校長知來意。特准報名。明晨攜帶筆墨。一同考試。切勿有誤。翁領命出。屆時與試。題紙多張。毫無門徑。除國文一篇。尙有數十字填卷外。其餘科學五六門。全歸曳白。未幾榜示名落。孫山。胡翁經一番閱歷。長一番識見。不敢問津於中學矣。降格報名於尙俠高等小學。又以年齡不敵被黜。轉而投考於某某傳習所。尙稱合格。幸列榜末。父子各大慰。

立文從此入所受課。與莘莘學子爲伍。胡翁遂歸里。欣慰逾於常度。表諸家人。家人皆悅。蘭兒遐思。裂分爲三。

其一。立文天賦自屬不差。得學校教授之互相觀摩。當可日趨馴善。洗心革面。造成珪璋品格。做出辟歷功勳。光大門庭。豈不易事。

其二。滬地繁華。較勝寧省。社會酬應。更屬泰侈。立文嗜好過深。一朝恐難剷絕。擇友不慎。汲引爲非。放僻邪侈。有加未艾。亦意中事。

其三。學校規則之嚴。劣於私塾。而立文好動之性。過於他人。管束一有不當。則誦西歐之餘唾。忘東魯之雅言。流弊所及。更難臆測。

雖然。父之期子也。未有期其子之惡者。婦之期夫也更甚。以其仰望終身者。但期許愈殷。則責任愈重。事實愈難副。故期許之見端。與期許之結果。每致不能相稱。職此之由。

第九章 寄函

某某傳習所。係提倡簡明工藝。定期一年畢業。學子六十名。集濟濟一堂之盛。立文嬌養性成。奢豪已久。鋪張用品。窮極紛華。一值星期。鎮日奔走馬路。囊金早經告罄。致書胡翁。索洋一百元。其書詞狂背。令人噴飯。用揭藥之。公諸閱者。父親大人鑒。男在所內。日須早起。甚過不貫。之慣字飯食太粗。必天。之添字菜方能吃飽。同齋數人。十分丐竹。之污濁令人生厭。刻下錢已花了。尙得洋百元。纔能過到蠟。之臘字假望速速寄來。以備使用。倘不寄來。男即休業。免得多桃。字調

設之閒氣也。再官紗大褂一件，亦望寄來千萬千萬。

胡翁接書，怒而實喜。以書付蘭兒，私發藏鏹，彼纍纍四千金，已不翼飛去。大駭。知爲立文，然已無及。設法趕辦八十元匯往，自由財爲之一空。官紗大褂亦包件寄上。噓惜之唯恐不至。覆書囑以竭忱嚮學，勿二勿三，並一一指明其來書筆畫之錯訛，詞意之舛誤，以盡父道。蘭兒亦寄函曰：

閨中一別，三易蟾圓。光陰何迅速也。昨捧手書，備聆一切。鵬程萬里，雀怵何如。奉翁姑命，走箋致候，用敢不辭冒昧，伸積懷於左右。妾幼在叔家，曾進某小學校，聞教員黃先生之面訓，謂近日學堂氣習頗惡，大小風潮，幾成流疫。教員畏學子如虎，狼學子視教員如蛇蝎，縱有善策，收效亦微。救之道，非崇尚實利主義及嚴格主義不爲功。妾即以嚴格與實利之別，黃先生約略言之。今觀夫子之學校，似與實利主義較近，未卜崇尚嚴格否。然人之中資者，須得人扶持，上智者貴自立也。

書至此擲筆嘆曰披肝瀝膽之言明者信之否則將以爲謗已也移時續書曰
夫子英明著著獨造瞬息千里自不待言固勿庸校中之察察也又聞業精
於勤家成於儉勤儉乃先聖之箴規大賢之寶筏人丁壯歲尤宜躬行自甘
淡泊矧吾家近日財政多艱入口嗷嗷僅恃此每年二百元之地租爲生活
乎至交友爲五倫之一貴道義不厭貧也苟得切磋何嫌杵臼哉 函中訛
字想係一時之誤努力學問此弊自免家中自 翁姑以下均皆清吉毋煩
遠注臨穎神馳弗盡欲言敬請

學安

妹效蘭謹上

立文得洋後心花怒發喜而不寐汲汲於此八十元之去路思之思之友朋來
導之花月場中頻露蹤跡其誤課之妙訣有非他人所可企及者父之諭妻之
函已置諸臆外矣又苦礙於所規未敢明目張膽顯冒不韙迺託故請病假於
所長所長覺其僞因稽查教員出席簿知立文時有缺席乃不之許督責愈嚴

誚讓愈刻。立文初尙羞之。斂抑五分鐘。積久則顏厚心安。恬不爲怪。

該所所長高君作民。品學兼優。管理合法。學生知愚強弱。悉就正軌。而不能自外。嗣見立文放縱無度。實不可救。遂立意黜之。又以其道路匪遙。曲原周至。冀其有悛。藉贖後效。立文不屑也。且恐去之不早。某夕晚餐。菜羹湯見蚯蚓焉。學生大譁。相視停箸。渠趁此聲浪中。毆廚夫。罵所長。猖獗若癩。半神半鬼。一呼百諾。碗碟齊鳴。廚夫稟所長。所長吐哺至。衆學生相顧失色。寂無聲息。問誰作俑者。俱不應。迫之始。各目立文。所長益盛怒。於是革除之告白立至。立文檢行裝。返故里。嚶嚶以起。釁被革告其母。其母不悅。曰。惡汝其休矣。父知之。又罵曰。人而無恥。至汝可謂已極。入校幾時。竟致被革。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而公然歸耶。立文含忿無語。

第十章 失歡

蘭兒自立文歸來。希望全絕。口懸蘇子。戈揮魯陽。作無可救藥之救藥。惜冰炭。

異。爐。徒。勞。口。舌。君。子。恩。畢。賤。妾。何。爲。暨。立。文。聞。乃。父。先。後。作。爲。均。係。蘭。兒。主。動。也。忿。火。直。出。頂。門。縷。縷。不。可。遏。尋。覺。揮。拳。勢。不。兩。立。渾。似。曠。世。仇。讎。相。逢。狹。路。者。初。開。綠。蕊。那。任。狂。風。苦。矣。蘭。兒。直。無。生。理。然。仍。放。眼。蕩。胸。行。之。若。素。冀。萬。一。之。挽。迴。收。桑。榆。於。末。路。從。不。欲。對。鏡。頰。哦。逢。人。長。短。使。第。三。者。憐。我。更。不。欲。蟬。翼。性。命。涉。及。死。關。重。翁。姑。夫。壻。過。貽。身。後。以。話。柄。幸。阿。姑。能。事。調。障。兩。間。二。人。之。感。情。漸。又。融。洽。

立。文。讀。書。不。成。糾。之。以。游。學。游。學。又。不。成。農。工。商。賈。非。所。練。達。亦。非。所。宜。作。實。令。當。局。者。無。地。自。權。事。外。者。越。俎。乏。術。已。胡。翁。一。怒。再。怒。致。負。採。薪。頭。暈。目。眩。之。事。日。有。所。見。稍。愈。則。散。步。門。前。杜。漸。防。微。立。文。意。馬。心。猿。痛。脾。次。骨。潛。伺。翁。息。偃。在。床。鼠。伏。蛇。行。思。逞。宿。技。蘭。兒。則。侃。侃。以。孝。敬。相。勸。寧。櫻。其。怒。而。不。避。立。文。誘。嚇。兼。施。笑。啼。並。作。不。以。此。介。意。而。肆。行。如。故。母。值。知。之。便。舉。以。告。翁。翁。強。起。鎮。攝。之。或。已。出。而。喚。其。回。或。未。出。而。裹。其。足。於。痰。喘。中。揮。老。拳。於。涕。淚。中。施。

唾罵。奈東風馬耳。事不關心。有子如此。不如勿有。二三婢僕。罔不暗訴不平。謂大千世界。有此等狂謬人。作此等狂謬事。其鄰人某爲詩傷之曰。

效蘭竟似蘭。立文何不文。天演每難期。無鹽服翠裙。

立文之母。見立文行爲大不然之頻頻。加以咀咒。不憐其爲獨生子也。立文雖不敢辯。惡之等於其父。無論有若何之慈訓。均以不聽二字了之。胸中目中。橫亘一脫離家庭之觀念。在終日除吃嗑睡外。所假意周旋者。唯蘭兒。蘭兒不敢拂。鄰舍有富紳居。蓄長婢秋月。弄姿首善風騷。立文酷好之。時鑽穴以窺。眉言目語。已非一日。苦不能得寢食。幾爲之廢。亡何聞其嫁。妄念遂止。一意與蘭兒伍。每自誇爲情種。蘭兒擬進微諷。因其詞答曰。情種者在寡情不在多情。在一情不在紛情。若以觸處鍾情爲情種。則終身不二色者。幾何不爲色中餓鬼。所竊笑乎。立文解頤。

策策朔風。霏霏瑞雪。仲冬時候。寒氣襲人。立文困處無聊。日與蘭兒圍爐對坐。

愁眉莫展。蘭兒時引掌故。勉之奮興。時說諧乘。使之失笑。立文憂也。憂之。立文喜也。喜之。立文不飲食也。則亦同之。大有雙雙可憐影。汝我長相從之概。但不使立文讀與書。已立文終疑其詐心地上。仍留厭惡之鱗爪。百結不解。似絕難化合者。其母戒之曰。汝無伯叔。又無兄弟。今得賢婦。汝之福也。我與汝父均年邁。尙能幾何。百歲之後。與汝成家立業者。汝婦任之。立文曰。兒聞有終身不娶者。亦同一穿衣吃飯。其母怒曰。勿以此難我。汝其返躬自問。汝婦有愧於汝乎。抑汝有愧於汝婦乎。汝竟無理要求。動則反目。居心究何如者。此汝一生大事。汝其善籌之。勿頑疲過去。致抱無涯之戚也。立文微斜其首。終不以此言爲然。居久之。蘭兒益無味。形爲夫婦。心則路人。一床之上。同衾而不同夢。一室之中。齊體而不齊心。住則幽蘭霜裏。寂寂失歡。去則弱絮風中。飄飄誰適。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蓮性。雖貽荷絲難散。興念及此。有痛何如。文字請求。概行謝絕。彼其心性。直可謂隨境遇之轉移。而又一變。莊子曰。『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

蘭兒見有於立文。雖欲不憂。烏可得者。一日整書室。檢得破碎之畫帖二本。如飢者得食。圓滿欣美。遂銳意學寫生。以解愁慮。花卉鱗介。臺榭人物。一一摩仿。半月肖其像。而未盡其神。又半月得其神。而風采不甚流動。風采流動已。需時復半月之久。呵凍筆。研凍墨。犧牲凍手。與凝沍之氣候激戰。五十日如一刻。十指皆皴瘃。握管不能運用。於是休歇不復作。

第十一章 出遊

花心夢醒。草脚愁回。一剎那間。又是陽春天氣。金陵爲古昔名都。鍾山龍蟠。石頭虎踞。葱蘢佳氣。秀色宜人。集宇宙之大觀。控長江之壯勢。誠醉翁名士。所去而興悲。孽子孤臣。所見而墜淚者。矧值水成嫩碧。花變新紅。聆二十四番風信。讀一百廿闋春詞。人孰無情。誰能遣此。蘭兒度鳳臺。曲處奈何天。日月其除。窮愁交迫。花朝月旦。雪夜雨宵。宜可以掠鬢長吟。拈巾弄墨。痛寫胸中無限之淒涼。萬千之積愜已。然而終究不成一字。

某日，僕遣女僕林媽來。道存溫餽佳菊兩本。乳榴一包。乳榴，荆山出品。及錦繡珍玩各些許。外陳一紙示蘭兒。乃平安竹報也。略載之以誌雪泥鴻爪云。

蕙如姪女妝次。近日來念汝頗苦。奈年邁艱步。履汝兄。又癡未便接送。女僕林媽新備於吾家。往來津浦鐵路。及金陵頗熟。特着前往存問。並齎菊榴錦繡珍玩等數事。務望將所有情況仔細來稟。或與之偕歸。以免懸注。家中老幼俱吉慶如恆。毋煩介意。(中略)至門有車馬客行一首。係叔近作。藉以見志者。附錄一閱。

門有車馬客行

焚香對李老。佳客臨蓬門。朱輪繫紫驢。云出自丹闈。三秋未一晤。虔意用相存。掃榻延賓坐。悽然欲斷魂。嗟余久閒散。託跡古山村。朝夕誰相伴。金猊與玉罇。春至野花放。雲歸煙樹昏。長嘯石爲友。登高霞作殮。借問友生輩。朝暮秦楚奔。策出蘇張下。濫求升斗恩。風霾揚胡沙。玉石泣。焚。峴。大運已如此。蒼

穹詎可論。翹首心悲惻。青衫滿淚痕。

蘭兒誦罷。藏納袖中。靜坐片時。捲簾直入。對家事。一無根究。迥似最下等冷血動物。失其神經作用。無甚知覺者。女僕怪之。而味其詳。便中以詢小婢。婢以不知告。詢諸他人。更無一能言其近似者。張膽以問蘭兒。謂姑娘神情。殊形艱窘。得勿中心有不樂乎。蘭兒順口答曰。適抱微恙。懶於發言。女僕曰。老東人嘗云。思姑娘甚切。祇以雲山修阻。接送無人。故爾音問久絕。脫有主母存者。當不如是之冷寂也。蘭兒聞主母字。若觸痛處。暗灑幾點眼淚。惟不明言其由。女僕居兩日。慘焉告去。蘭兒亦落落安之。無戚容慍色。僅囑以處此良得報。主命。

嚴父不能愛。無益之子。慈姑無不愛。賢淑之媳。蘭兒之姑愛蘭兒。若愚婦之愛女。稍有失意。必慇懃嘘拂。暗中爲蘭兒傷者。正不可數計。蘭兒深心人。芥蒂細故。從不形之詞色。女僕去後。思家之念。頓熾。結想爲夢。引領成勞。入則忽忽若有忘。出則不知所往。牛大娘窺其隱。舉告其姑。姑知之悉。求慰藉而無術。率之。

出遊蘭兒從焉。車馬風塵。盤桓城內外者五六日。其中有可記念者。遊雨花臺之石子岡。拾級而登。雲輕氣薄。俯瞰全城。瞭若指掌。徘徊復徘徊。檢得石子二枚。大如彈丸。一現『心跡雙清』四字。極目力可辨。一現鯉魚二尾。躍躍如生。寶而愛之。不異拱璧。繼至岡側。見古墓三。曰馬回回。曰俞通海。一乃大書『忠臣方孝孺墓』。節碎身完。孤忠耿耿。千秋萬世。可與天地同年。

出水西門。往遊莫愁湖。憩於華嚴菴之鬱金堂。堂中懸盧莫愁遺像。嫋嫋婷婷。呼之欲出。旁多題字。皆足傳其風韻。一夕過下關。見江水無言。滔滔東去。電燈徹耀。返照波平面上。如萬點金星。與帆影雲光。同時呈彩。途中鼎沸車闐。行人蟻集。時有十四五歲之好女子。淡妝濃抹。笑靨低垂。出沒其中。絡繹不絕。蘭兒低聲問其姑曰。彼擾擾者何爲耶。姑小語曰。倚門賣花者。此皆其父母惡貫滿盈。故報之以此。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蘭兒蹙其眉。復問姑曰。他省亦然否。姑曰。聞之汝翁。各省皆然。尤以商埠爲盛。曰。外國亦然否。曰。東洋駕西洋之上。然則

東西洋孰文明。曰。東洋不如西洋。若心大異之。

第十二章 得友

陽曆二月十日。爲胡翁六秩誕期。翁之密友錢先生知之。先期邀客。舉行祝禮。冀以浸潤翁。翁力辭不獲。抵日。客屬至。賀儀繁。縉車馬盈門。聲響之雜。有如鼎沸。立文錦衣繡履。志氣軒昂。接應賓客無少慢。本縣知事亦躬與盛會。論年序齒。列坐其次。觥籌交錯。坐起歡譁。立文把盞焉。應對焉。猜拳行令焉。周旋酬酢。翩然一佳公子也。座中相與語者。不許其精明。卽誇其幹練。不許其深沈。卽誇其厚重。縣知事亦愛其辯。隨衆人之聲浪中。問其年齡幾何。從師幾何。博聞強志。又幾何。渾若特意垂青者。立文頗自負。喜形於色。

是日翁之通家。間以女賓至。共五。六人。皆鶯鶯燕燕。輕裾長袖。粉白而黛綠。蘭兒一一招待已。依序就坐。其姑介紹曰。此某家四姑。此某家二姑。此某家三姑。五姑。均溫良可愛。至最後之一人。則高其聲曰。此虞家大姑。名梅邨。字冰宜。卽

吾前所嘗言之東瀛留學者也。冰宜聞言起向蘭兒鞠躬曰。此蕙如耶。吾耳熟久不信。今日相見之。早蘭兒曰。冰宜何時歸。夙仰丰采。蟻慕企殷。今日一見。果然名下無虛。冰宜曰。勿過譽。鄙人歸僅一星期。沿途勞頓。在家作長期之將息。至今始出。蘭兒曰。畢業乎。冰宜曰。幸告功竣。獲得文憑矣。蘭兒曰。重瀛遠隔。抑思家否。冰宜曰。何思家之有。終日耗腦漿於課業中。正不知日月之流水也。蘭兒見其天足革履。談吐精神。對之覺有愧色。

肴饌既陳。賓主入座。諸姊妹互通款曲。瑣屑尋常事。且各展所疑。向冰宜質問。冰宜逐條答復之。酒三巡。蘭兒謂冰宜曰。姊今海外歸來。多聞廣見。請就席間賜教。以福我輩。冰宜謝不敏。蘭兒遂止。席散後。諸姊妹魚貫去。蘭兒偕冰宜赴園內。駢立玫瑰下。蘭兒曰。姊奇人也。吾見亦罕矣。冰宜握蘭兒手。笑曰。惡。是何言。我爲奇人。姊豈俗女耶。雖然。姊何月生。蘭兒曰。七月九日。冰宜曰。長吾四日。吾姊也。如不見嫌。就此結爲兄弟。同災共患。輔車相依。做些大事業。爲女界放

一異彩何如。蘭兒曰。我之懷也。斂衽向冰宜拜。冰宜亦鞠躬致禮。同祝曰。蕙如冰宜。結爲兄弟。未能同來。但願同去。稍有違言。草木共棄。祝畢。盡歡而散。蘭兒之富有新知。識新理想。新作爲實發。報於此。

自此間日一至。至則瀟灑如家人。與蘭兒談往事。娓娓不倦。晰疑問難。燈火生平。蘭兒從之學。東文算術。冰宜取課本分授之。轉學詩字於蘭兒。蘭兒亦盡情訓誨。豈惹窗前。賞心樂事。一以爲得良師。一以爲得良友。情投意合。膠解漆融。不俟出門同人。而所求自足。蘭兒問冰宜胡久不字。冰宜笑曰。妹極主張自由。然不類俗女子。之以財貌取人者。但恐魔障陷人。未能當意耳。言至此。復微笑曰。妹近學爲詩。昨成一律。願讀清聽。兼就正焉。未識不疲明鏡否。遂口占曰。

珍重婚姻自主身。家庭獨立說維新。淒涼國是常開卷。零落鄉關深閉門。堪嘆腥風來歐米。願將血雨洗乾坤。生平不解封侯怨。底事悲秋却向春。

吟既。蘭兒垂首嘆曰。妹有大志。繫我未能。冰宜曰。聞之愈文明人。其仰給於人。

之事愈少。以姊之才。何往不售。日後自有得志時也。蘭兒曰。吁。我非其人。

五月杪。冰宜跡忽疏。十日不至。蘭兒頗思之。翹盼良苦。使女僕牛大娘走訪。大娘歸。謂其抱病甫癒。不日自來。蘭兒不能釋。購果品數件。再使牛大娘往餽之。攜一名片歸。背刺數十字。乃鉛筆書也。其文曰。

姊乎。妹病已癒。然甚憊。不可以風。荷。祝隆儀。謝謝。今晨思得一事。急擬創辦。未知能否成立。務望暇時來舍一敘。盡情籌議。苟有機緣。亦吾輩出頭地也。餘俟面敘。

閱既。擬次日往商諸姑。姑曰。去則去耳。吾與若翁皆喜兒之得友也。商之立文。立文曰。去便去。勿煩我。

第十三章 縱談

次晨。早膳後。蘭兒乘肩輿。向冰宜處逕發。牛大娘從焉。經數折。達其室。大娘入報。冰宜大喜。與其母出迎。攜手入圍中。既清且雅。桌椅以白綾爲飾。四圍張風。

景畫地理圖廿餘幅。用具亦潔白無比。固純然一新人物之模樣也。咄嗟間婢進香茗。招牛大娘他往。三人對坐。寒暄已。蘭兒問冰宜曰。此媽何人。冰宜曰。吾母也。姊未曾晤耶。蘭兒曰。未也。其母曰。汝初來時。吾曾抵汝家。恨未共語。故相見。不相識。聞吾兒言。與汝甚友好。吾甚喜之。冰宜曰。姊來敝舍。可視之如家。蘭兒曰。然當如妹之在吾家者。冰宜曰。妹東渡歸來。愧無建白。思辦一女子小學。本所得以教人。擬邀姊爲助。姊意如何。蘭兒曰。善。敢不從教。

赤日行天。炎風捲地。長夏溽暑。度日如年。冰宜率蘭兒登樓上。更僕揮風扇。納涼靜坐。並取啣嚙水。人造冰飲之。抵暮。蘭兒請歸。冰宜固留之。冰宜之母亦慰留再四。蘭兒不能去。燈下。冰宜草小學之立案公文。及暫行規則。揮灑如宿構。草既。蘭兒索閱之。擊節讚嘆。自愧所見之淺。冰宜收納案下。笑曰。姊又謬讚矣。深交若此。猶客氣從事耶。因出札扇一柄。請蘭兒揮寫。蘭兒爲之繕西江月一首。中有『妹志遠比姊志烈。姊心不若妹心熱』之句。夜闌人靜。酷熱全消。冰

宜與蘭兒聯榻臥。縱談天下事。偶及民生國計之困難。淚潛潛如雨下。蘭兒百詞慰藉之。冰宜則愈說愈憤。再接再厲。幾有痛不欲生之勢。無可如何。振衣躍起。拔指揮刀橫舞。且舞且歌曰。

猛憶中原事。可哀蒼黃天地入蒿萊。何心更作喁喁語。起趁雞聲舞一回。

冰飲

築文

舞畢。氣咻咻然如獅喘。天已就曉。

日間與蘭兒討論小學進行事。方將着手。忽聞人率一中年婦至。狀似僕役。云齋信來者。接而閱之。面署「專呈虞冰宜先生啓。女子演說團緘」十四字。大疑之急。拆讀焉。文曰。

久仰 高名。未親 教範。五中歉仄。莫可言宣。自共和告成。民權奇闢。沈沈女界。大病長殲。若不速爲振興。勢必甘居人後。同人冒昧。擬創女子演說團一部。竭茲綿力。從事鼓吹。獨惜言輕。未能化石。先生宏才博學。夙爲同人。

及社會所欽仰。苟賜 玉成。定生偉效。用特走札到 前。一呼將伯。如蒙
慨諾。卽乞 示知。同人等當沐手焚香。恭往歡迎也。所有詳情。容面再述。崑
此敬請 文安。統希 心鑒不一。 女子演說團發起人孟精衛等謹啓

冰宜閱旣。因以書授蘭兒。且曰。姊乎。此亦一機緣也。吾輩先投身於演說團。再
行徐圖學校。尙屬得計。蘭兒心竊喜。促冰宜速以書覆之。理想魄力。溢於言表。
亟攬之以實吾篇。

執事先生道鑒。素昧生平。過蒙 垂愛。莊誦 手教。母任主臣。共和初基。民
識未進。社會教育。在所當先。日本前途。可爲殷鑒。矧吾女界。以天稟之軀。作
數千年玩物。縱目四顧。涕淚無從。探本索原。咎由自取。諸先生熱心毅力。
欲起沉疴。梅邨何人。敢不執鞭。左右乎。情溢紙蹙。弗知所裁。祇請 公安。

虞梅邨覆

冰宜覆書後。笑謂蘭兒曰。明日會得渠。當熟察渠之布置。果屬一飛冲天者。妹

當爲姊作糲粝也。蘭兒曰：本思附驥，恨羽毛未豐耳。冰宜曰：姊何謙爲？如姊之學之才，置之今世，已鳳毛而麟角矣。蘭兒叉手向天曰：天乎，尙未絕我，使我獲良友也。冰宜曰：友耳，何分良不良？彼谷風陰雨者，已不成爲友，卽不得以友名。使大千世界而無一能以友名者，則五倫中廢却君臣外，並可取此倫而廢之矣。蘭兒曰：妹言良是，令我心折……方刺刺間，壁上鐘已五點有半。冰宜之母及牛大娘偕蘭兒之姑入，兩頰上汗珠欲滴。蘭兒心知其寃已也，大不安。冰宜母子爲之代述理由，且告以頃間演說團之事，坐一小時，辭歸。冰宜之母堅留之，延宕至晚膳後，方得同去。

第十四章 問世

蘭兒之歸也，甫至庭中，驟聞呼號，格磔聲甚厲，前行數武，見婢僕環視如堵焉。急入室，則老翁立門側，愁容盈握，歔歔不勝，立文臥地上，四肢伸縮，目瞪口呆，如吳牛。如蜀犬。如轅下駒。詢之姑，方知其偶染奇病，似愚似癲。頃間尋蘭兒時。

尙不如此之甚。故未忍以告耳。鐘十鳴已。行術者踵相接。有謂其患熱病者。有謂其患腦病者。亦有謂其爲邪氣所侵。而身伏厲鬼者。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徹夜不堪其擾。幸胡翁稍知醫。卒投以熱劑。良效。再投以本國造之清腦丹一包。服未三十粒。頭顱清醒。厥疾若失。

過午時候。野樹無風。蘭兒手冰宜之雜記一本。伏枕翻閱。見有『國事誌要』一則云。『余初赴日本時。甚喜讀梁任公飲冰室文集。以爲十年前書。不啻爲當日言之也。昨於無事暇。復取出略讀之。恍然驚其政策與思想。猶不啻爲今日言之也。若在歐美。當作百年前之歷史觀矣。我國進步之遲實有不可思議者。』『又社會誌要』一則云。『我國之社會。五濁之藪耳。外人罵我國爲三十年未曾打掃之牛欄。內中糞溺充塞。不知幾尺幾寸厚。雖失之過激。要非無因而然。何以故。觀諸學校之學子。其素無品行者。不論矣。卽所謂自好者。流一日出校。爲社會之惡習所染。其氣節無不江河日下者。甚至狗苟蠅營。鼻骨與脊骨。

俱折使不提倡道德心及名譽心以速事改良其墮落寧有極者』正凝神間冰宜飄然至遂擲書起。

冰宜曰妹頃自演說團來該團組織良佳孟女上等皆女中之傑也妹面薦姊渠等極表歡迎并囑妹相邀休息片時請一同前往與彼接洽也蘭兒曰事須審慎行之姊苟以不舞之鶴貽羊公辱奈何冰宜局局曰佛說『未能自渡而願渡人是爲菩薩心腸』姊何憚而不爲者况吾姊衷曲妹已籌之熟言之詳矣安心而往其可耳蘭兒首肯曰諾諾遂依次稟諸翁姑及乃夫翁姑思慰其心也自無不願立文驚外人時思潛出惜未得其便且近日與蘭兒亦融洽甚更無不願之理食頃相將去里許達其處除晤孟女士外其他列坐者爲任女士民吁章女士國華秋女士愚生等羣英握手歡聚一堂脈絡靈通指臂互助葱葱哉鬱鬱哉轟轟哉烈烈哉金陵女界掀天揭地振古鑠今之大風雲從茲起矣。

四月十號。該團開成立會於本部。外觀堂皇。內容精整。猗歟休哉。女權史上。不寡色。已。惟是團定章。來賓以女界爲限。男界雖得參觀。但每會不能過五人。且須握該團之入場券方是。是日到會者。除報社記者及男賓不計外。所有女賓約一千餘人之譜。洵曠古未有之盛會也。下午一鐘。振鈴開會。首由孟女士宣布宗旨。次由虞冰宜報告各國女子之近況。畢。衆推蘭兒上。蘭兒謝不敏。強之。遂雍容登壇。出其不急不徐之聲調曰。『現今我國女子的口頭禪。動說我們不幸。做個女子。更不幸。做個中國的女子。這話是很不對的。剛纔虞先生說。照之各國的比例。女子懦弱無能。沒有像我們中國的諸姊妹。試想一想。丈夫的衣食。丈夫的食。一點兒自動的能力都沒有。種種黑暗。豈不是該受的嗎。』(鼓掌)自後當力圖振興。養成生存的要素。或是農。或是工。或是賈。都獨力去做。還有什麼人能輕視我。壓制我。阻撓我呢。』(鼓掌)(後略)

女子也。而知演說乎。此雖數千年之創舉。容亦效顰男子而然。固無足怪。獨怪。

蘭兒作始問世。一鳴驚人。苟非蓄養有素者。能負如許之壯色乎。蘭兒之後。繼起者尙有二人。爲葉女士晨鐘。程女士度高。雷女士振天。姿勢均端。措詞亦激昂。透關最足。動聽鼓掌之聲如串珠。洋洋不絕耳。申公說法。頑石點頭。恆河沙數之黑幕。一朝揭除淨盡。演說時。來賓仍紛集。間雜以西國女流十餘輩。由任章二女士蹀躞招待。謙挹和霽。秩序井然。座中無一譁者。迨至散會。已四下鐘矣。現象之佳。超出男子數百倍。令人膜拜。東西各大報。爭記載之。女子演說團之聲價於焉轟動世界。

第十五章 演說

蘭兒慧觀人也。其感觸力最強。其判決力最富。以精通之中文。求淵博之新學。實有因此悟彼。事半功倍之妙。熟察今日之中國。非振興教育。不足以救危亡於萬一。乃本其研究之所得。證以學理之最確者。登壇演說。號召於衆。標題曰『救國的良藥』。洋洋數百言。爲時兩點鐘。如大海潮。如狂獅吼。驚醒者若干人。

喚醒者若干人。某報記者探入要聞欄中。題曰『教育界之明燈』。關係頗大。用詳錄之。

近來談救國的人。開口便說政府不好。好像把政府推去。中國就可以救的樣子。其實這民權世界。政府由人民公舉。政府不好。人民能辭其責麼。（鼓掌）況且推去一個不好的政府。後來的若依舊不好。豈不是徒勞無益嗎。（鼓掌）依愚見看來。這救國的方法。全在人民身上。第一條就要鍛煉人民的體力。第二條就要增進人民的道德。第三條就要開通人民的智識。諸位要曉得。處列強角逐的世界。民力最要緊。所以體力要位在第一。若是祇有體力。沒有道德知識。以繼其後。將要一變而成野蠻國。像黑奴紅種的樣子。若是祇有體力和知識。沒有道德維持在中間。將要一變而成無恥國。所以道德要位在第二。知識要位在第三。總而言之。這三條是並行不悖。缺一不可。不可的。（鼓掌）諸位想一想。能擔任這三條。能完全這三條的在那裏呢。就在

學校的教育。學校中體操。是鍛煉民力的。學校中修身。是增進民德的。學校中各科學。是開通民智的。直說起來。學校好。國家就可以強。學校不好。國家就要弱了。雖然。這學校教育。不但是男界重要的事。我們女界。也是最重要的。法國大儒盧梭有句話說。『天賦人權。』人權既是天賦。就不能分男女了。他們男子有救國的責任。我們女子。何嘗沒有救國的責任呢。卽如我們女子。苟能人人進學校。把自己的體力。學的像木蘭。自己的道德。學的像孟光。自己的知識。學的像羅蘭夫人。樣。就是不能全像。祇要有半數或少數像的。何嘗不能救國呢。（鼓掌）

至此略息片時。徐徐起立。鼓掌歡迎之聲如雷動。蘭兒續說曰。

想你們諸位。也有辦學校的。也有進學校的。也有丈夫辦學校進學校的。聽到我這話。必然說。『我國辦學幾十年。何以無效果呢。』諸位要曉得。我國學校。沒有效果的緣故。第一由於宗旨不好。辦學校的人。抱的是飯碗主義。

進學校的人。抱的是文憑主義。學校的真面目。全行汨沒盡了。第二。由於辦法不好。辦學校的。爲的是飯碗。所以竭力敷衍。但求飯碗不破。進學校的。爲的是文憑。所以竭力搪塞。但求文憑到手。推其極弊。這敷衍搪塞四字。遂於無形中。把中國的。教育。斷送了。那裏。還有效果呢。不但沒效果。恐怕較之私塾。還不如萬分之一哩。(鼓掌)我們女子學校。雖不盡有這個弊端。然弊端也着實不少。依愚見看來。這等罪惡。都要加在辦學人身上。(鼓掌)深望自今以後。辦學的人。人人抱定宗旨。是造就國民的。把體育德育智育。看當先。並且尙嚴格的管理。使學生整齊嚴肅。加實利的訓練。使學生學有所用。什麼飯碗不飯碗。都擱在後邊。學生自然可以獲益。國民自然可以進化。國勢自然可以強勝了。(鼓掌)在常人的心思。以爲學校固然要辦。總要得政府的幫助。其實學校辦不辦。何嘗全依賴政府呢。我們力量微薄。不必辦中學大學。祇要把小學振興起來。就夠中國用了。諸位請看日本的大教育家

福澤諭吉。他是該國辦私立小學的鼻祖。平常不肯與政府一通聞問。至今辦學校的。那個不宗仰他稱道他呢。至若各國女子。創設私立小學的。還不知多少哩。但是我國的教育。方在萌芽時代。經費困難。頑固阻礙的事。都是有的。我們既辦學校。總要盡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血淚。認定『死工夫』三字。與困難阻礙決戰。辦得幾個。便算幾個。辦到什麼地方。便是什麼地方。果能人人如此。十年以後。我國便有絕大的希望了。諸位諸位。這學校教育。豈不是『救國的良藥』嗎。(鼓掌)

第十六章 辦學

蘭兒此後。竭全力奔走於演說團矣。瘖口曉音。誓以末日爲止。每星期赴團中演說凡二次。每次必撰演說稿一篇。在個人之意。不過勞茲唇舌。效法愚公。以盡社會一分子之責。庸詎知名譽之飛騰。既日甚一日。而來賓之發達。又逐次漸增。民國前途。其可賀容有極者。

團中進行絕速。成立甫三月。而貧兒院、幼稚園、天足會、婦女報、女子小學校等種種慈善事業。罔不應有盡有。諸女士分任各事。無閒散無曠職者。日無暇晷。蘭兒與冰宜。負辦學事。除有特別事故外。日必到校。以經以營。學生達五十名。分爲甲乙兩級教授。管理規則。嚴整無偶。教員視學子如愛妹。而學子却敬教員如天神。至校中烹飪清潔事宜。悉委任學子中年長者處理之。且於每級中設級長二人。任監察之責。藉以養其自治之習慣。其校章第一條云：『本校目的。在造就女國民初基。故崇尚嚴格主義。及實用主義。』第二條云：『本校三育並重。體育居首。德育次之。智育又次之。』第七條云：『本校烹飪及清潔事宜。由級長督率諸同學自行處理之。』以上所引。雖東鱗西爪。略而不詳。而其規模。已足見一斑。

蘭兒與冰宜之辦學也。發願以造就女軍國民自任。最注意者爲體操、音樂、校中編制。急急以軍營爲模範。苦心經營。匪伊朝夕。對於學生一方面。察其性情。

意。志。因。材。施。教。無。不。曲。盡。其。用。學。生。之。素。性。蠢。頑。與。過。受。父。母。溺。愛。者。雖。遇。種。切。之。干。涉。無。一。不。能。忍。受。且。屢。開。『懇親會』。邀。學。生。母。姊。到。校。告。以。學。校。之。近。况。一。日。午。後。某。學。生。偕。其。母。至。涕。淚。介。面。不。勝。其。悲。詢。之。知。係。上。午。受。責。而。斯。時。不。肯。來。校。者。其。母。臨。去。告。冰。宜。曰。先。生。：我。女。讀。書。但。求。稍。識。幾。字。果。愚。頑。者。其。聽。之。去。後。蘭。兒。與。冰。宜。嘆。曰。有。此。學。生。遇。此。家。庭。足。徵。我。輩。辦。理。不。良。之。咎。雖。然。今。日。我。輩。辦。學。當。如。昔。日。武。侯。之。治。蜀。武。侯。承。劉。璋。暗。弱。之。後。繼。之。以。嚴。我。輩。承。前。清。積。弊。之。餘。雖。欲。不。嚴。豈。可。此。後。賞。罰。當。益。分。明。不。能。因。一。人。而。破。壞。全。體。

蘭兒最新得一書。名曰『斯巴達史』。奉爲枕中鴻祕。斯巴達者。世界第一武功之國也。其男女教育。一以尙武耐勞爲要領。對於文學。則蔑視之。詆爲武士道之蠱賊。故悲歌慷慨。殺身救國之輩。踵相接。而女豪傑女志士。尤項背相望。掩映點綴於其間。所謂『惟斯巴達婦人。能支配男兒』。所謂『惟斯巴達婦人。

能生男兒』者。資爲借鏡。實足振我國靡靡之氣。蘭兒以文弱女子。深知世界大勢。非武裝則不足以立國。尤深知我國現狀。非武裝則必抵於滅亡。勃勃雄心。慨然有砥柱中流之概。常置身卷裏。以其中之女傑自況。讀之幾達千萬遍。前次辦學之方針。與演說之大旨。得力於是。卷者爲夥。

是校校址。距演說團僅一箭路。其中有可憾者二事。一校址過狹。無絕大之學校園。以供遊戲及種植之用。二學生年齡參差不一。八歲以下者。有之。十八歲以上者。有之。此對於教育幼稚之中國。縱可強自解勉。已自儕於未能盡善之列。然猶有可說。惟其中有二事。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者。經費困難持久。匪易一也。冰宜過勞。疾成嘔血。二也。自第一層觀之。經費困難。遇有不畏難之人任之。則得千精衛。何海不填。得百愚公。何山不移。尙未足爲憂。自第二層觀之。經費困難。並此不畏難之人而失之。則茫茫藍蔚。有恨如何。渺渺前途。罔知所屆。其可憂孰甚哉。

第十七章 書空

咄咄。昊天不弔。奇禍飛來。孟精衛女士卒遭病死。孟女士者。團中之正團長。與冰宜蘭兒等。素以姊妹相呼應者也。孟女士死。團中缺一健手。換言之。金陵女界。缺一長庚。質言之。卽中國女界。喪一明星也。全團慘痛。如失左右手。冰宜臥床上。微聞凶耗。一躍而起。拔指揮刀。欲自戕。其母在旁。急奪而勸之。曰。嘻。吾兒魔矣。孟女士死。吾兒復自戕。是斷其左手。不足而又益之。以右手也。無益於事。徒自苦耳。冰宜乃止。頓足拍案。嗚嗚而吟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吟罷而哭。哭罷而臥。不飲亦不食。幾頻於死。其母懼。速使人覓蘭兒。蘭兒至。枯槁無人像。相對愈酸楚。半晌未能成一辭。

冰宜問蘭兒曰。孟女士死幾日矣。蘭兒曰。死已四日。昨午開追悼會。全團對渠之感情。猶之吾姊妹也。冰宜曰。團中事進行如何。蘭兒曰。正團長一席。由副團長任民吁先生代理。副團長一席。舉定章國華先生。頭緒紛如前途。正難設想。

冰宜曰。自妹病後。校中事苦姊矣。蘭兒曰。是何言者。姊雖不敏。只知竭心力以爲之。方互慰時。遠聞車聲隆隆然。至門前忽止。蘭兒謂冰宜曰。校中覓我矣。言未既。牛大娘盆息入。詢之果然。冰宜急執蘭兒之手曰。妹身在家。妹心實在校。但祝吾校與天不老。祝吾姊與國無疆。則妹之生死置於腦後矣。蘭兒不一語。恩恩而別。竟未問及冰宜之病况。

惟英雄能愛英雄。亦惟英雄能惜英雄。此羣學家之公理也。孟女士之死。蘭兒愛之惜之。於無聊之極。爲祭文以弔之。爲樂歌以弔之。至今讀者猶不禁潛焉淚下也。文曰。

陰雲慘慘。晦霧沈沈。燈昏欲語。鳥宿無聲。忽聞隱泣。志恹中心和衣而臥。長歛飛鳴。輾轉終夜。肉粟魂驚。晨起到校。瀏覽新聞。他無所睹。惟痛精衛吾姊。羽化而飛昇。再三研思。情節奇突。飛赴本團。詳詢顛末。忽遇同人。言詞脗合。狂躍哀呼。盡情一哭。舉指書空。正不知幾千咄咄。嗚呼。造物忌才。已成慣性。

多少雄豪。屈抑不振。蒿里一遊。冤氣特甚。若在女子。天資英俊。不傷其懷。必短其命。精衛吾姊。婀娜剛勁。說法寧垣。聲嘶淚罄。奔走呼號。忽忽致病。抑鬱早夭。身世誠不堪。過問。嗚呼。吾姊。生而爲英。死而爲靈。訂交四月。永訣一生。問天不答。入地無門。知音難報。甘蹈薄情。志吾姊志。心吾姊心。祈姊默佑。初願克成。種瓜得豆。又何恨乎。蒼冥。嗚呼。妹言未終。妹肝已裂。咫尺人天。腸斷何極。彭壽顏天。此豐彼歉。妹知勉矣。此後誓不復弄筆。嗚呼。哀哉。尙饗。

樂歌二章。拍以新譜。用風琴節之。聲音雄憤。致可慨也。

嗟我女界。悲愚愁。知識毫無。厥病殲。回首中原。國事去。精衛女士。兮例優曇。嗚！嗚！精衛女士。例優曇。壯志未酬。兮墓草。疑。

魑魅攫人。白晝鏡。苟生足愧。死寧甘。女權撒手。心猶熱。俛仰古今。兮劍三彈。嗚！嗚！嗚！俛仰古今。劍三彈。竟君之志。兮後死。擔。

〇調 4/4

3 3 3 3 5 2 3 0 6 6 6 6 6 - 5 0
 嗟我女界悲愚癡知識毫無厭病瓊
 5 5 5 5 5 2 3 0 3 3 6 5 1 2 3 2 1
 回首中原國事去精衛女士兮例優盛

3 4 5 1 3 2 1 6 1 - 7 6 5 6 5 3 2 3 2 - 1
 嗟 嗟 精衛女士例優盛

3 4 5 1 3 2 1 6 1 - 1 6 5 2 3
 壯志未酬兮慕草舞

冰宜病後。校中百務。唯蘭兒一人是賴。其備馳驅者。僅一六十餘歲之男僕。蘭兒夙興夜寐。不敢少懈。晝則七句鐘到校。晚則八句鐘歸家。授課之暇。除奔走於演說團及冰宜之門外。仍以讀書自遣。而『一人學校』『一人教育』之新聞。遂轉相登載於報紙上。欽佩讚美之詞。幾於萬口同聲。大江南北。浸知金陵城。

內有胡蕙。如其人矣。如是者一星期。團中請秋愚生女士到校爲之助。蘭兒不欲久擁虛名。欣然諾之。蘭兒之姑亦時與蘭兒偕。藉破寂寞之苦。蘭兒問世之歷史。至此爲最優。蘭兒家庭之歷史。至此亦不劣。孰謂宗師變化。待之尙有今日也。雖然。禍兮。福倚。福兮。禍伏。蘭兒此後之運命如何。請於下章觀之。

第十八章 辭職

黃梅時節。天氣清明。正游治之大好時期也。胡翁因愛媳故。以愛及其子。漸加青眼於立文。立文計良得。乘間一出。故態依然。蘭兒不知也。胡翁微聞之。不忍遽揭其醜。以斲喪其廉恥。每引之無人處。指張說李。旁證曲解。以勸之。立文不稍悛。而惡益肆。家中金帛之屬。諸多不翼飛去。翁大怒。屢面斥之。且以前次之對待法相呵。立文以有妻可恃。充耳若弗聞也者。初胡翁使立文復出也。將以驗其有悔心否。今則知其終不悔改。遂拘禁之。督察之。嚴酷一如其舊。立文情無奈。遷怒蘭兒。謂蘭兒之唆使也。禁不使出閨門一步。以實行其要挾之手段。

於是蘭兒辭職矣。演說團與女子小學。再不見蘭兒之蹤跡矣。一副熱心付諸東海風雲。變幻來去。憑空恨煞人也。哥哥。腦煞人也。哥哥。

人爲動物。惟物之靈。芸芸齊民。熙來攘往。所享毒所孳息於其間者。情耳。但人之愚秀難齊。而情之多寡亦不一。萬千缺憾。蹈瑕乘隙。繁衍遞邇於其間。若數之不可逃者。茲姑涉筆及之。大抵寡情者其情專。多情者其情雜。情專者難合而難離。情雜者易分而易集。難合者始終守一。易集者見異思遷。凡百皆然而涉及於男女界者尤甚。立文多情人也。觀其對蘭兒時則愛之如護拱璧。一言不合。輒棄之如遺。一事未遂。輒置之於死。及慈母調障。復假意近之。其分其合。純爲肉慾觀念。道德上精神上不與焉。又何怪其輕佻儂薄。作朝三暮四之人哉。

蘭兒遭此次磨折。無所怨尤。無所頹喪。覺世間種種阻力。均爲我之良教師。阻力愈多。學識愈進。自今以往。益當振吾志。作吾氣。修養吾精神。蓄積吾聲望。庶

使將來大飛揚之地步。作始於此。其八月十七號之日記有曰。

近來無所事事。惟以書與花自娛。或閱書於花畦。或養花於書案。並我爲三。朝夕與俱。覺人間之樂。無有過於此者。但花可樂矣。惜無真正可樂之好花。書可樂矣。惜無真正可樂之好書。我之希望無限。我之所樂實有限。雖然。其較諸無一花一書。以供觀賞者。相去已不啻霄壤。三界惟心。有何不可。

觀此。則蘭兒心事。瞭然如畫。蓋人之知天命篤自信者。大抵然也。

演說團自蘭兒之去也。間猶以公務就商之冀。得其暗中之輔助。乃蘭兒迫於家庭。閉門不納。兩方之關係。至此始斷絕。盡淨。胡翁思於無形處慰蘭兒。密着牛大娘假主母之命。往招冰宜。及大娘歸。而冰宜母子及其女僕均至。蘭兒之母迎以入。款談不數語。冰宜直投蘭兒室相對。默然各以目自視。其手。蘭兒請問。相將入園後。仍立玫瑰下。歎曰。心勞公益。吾姊妹不同立於此者。已五月矣。冰宜曰。然蘭兒。妹病何時癒。冰宜曰。纔六日。蘭兒曰。曾赴團中否。冰宜曰。久

矣。夫妹已因病辭職也。蘭兒曰：妹何必爾？冰宜曰：姊去矣。妹豈忍獨留？雖然，得諸傳聞，演說團之銷滅，近且在眉睫間。蘭兒聞是語，忽焉墜淚，幾哽咽不能成聲。其熱心社會，有如此者。

冰宜知失辭，自悔唐突，急以他語掩飾之曰：此無可如何之事。我輩宜置之不聞不問。言際，以手指樹曰：噫！此何鳥耶？而黃若此。蘭兒含酸答曰：此名黃鶯兒。唐詩所謂『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者是也。冰宜曰：姊於近日，有鴻篇鉅製否？蘭兒曰：無。冰宜曰：若姊之學，何不著書行世，以筆墨補口舌之不逮？蘭兒曰：學識未充，而妄事操觚，恐貽識者笑。因轉詰冰宜曰：妹有佳作否？冰宜遂出小書一本示蘭兒曰：此理想小說，名爲『我國女界之將來』。妹於病中，以六十二點鐘成之，多未當意，請姊潤色焉。蘭兒略閱一通，驚羨曰：傑作也。以之疇世，吾姊妹不減色矣。冰宜曰：毫無價值，但資覆瓿耳。一驀然間，忽聞倦鳥啁啾，日云暮矣。急至堂前視其母，其母已留此，而兩人以有掣礙，故竟未得

長夜談。

第十九章 分飛

侵晨初起。牛大娘以一函授冰宜。云得自虞家男僕者。閱之。乃父之家書也。略謂『接汝來書。得知一切。團中經費困難。恐非能久持者。此間女士多人。合組女子中學一所。刻已成立。欲聘汝充當算學圖畫教員。知汝精此。我已面允。汝可迅速舉家前來。以便授課。我在燕京。諸凡如昔。汝弟亦稍有進步。毋煩掛念。』冰宜閱既慘然。授蘭兒閱。蘭兒頓口無語。轉思曷作是態。阻人銳志。因賀曰。妹之此行。勝家居百倍矣。其剋日前往。毋違父諭。冰宜曰。凡事有定。不可勉爲。別在目前。令人介介。蘭兒曰。三生石上。聚散有期。但得好前途。努力以赴之耳。介介胡爲者。冰宜之母與蘭兒之姑坐其旁。不解所謂。挿詞以問之曰。果何爲。冰宜一一具告之。膳後遂去。

越四日。復來辭別。蘭兒請諸姑。設酒祖餞。席中無多語。惟彼此以常通音問相。

囑冰宜臨去。蘭兒復餽茶食等事。壯行色。冰宜辭不受。強之乃可。送諸門首。四目不能對視。陽關三疊。勞燕分飛。冰宜忽忽出門。步履遲緩。俗女子之醜態。幾莫之致。而致行將百武。回首顧蘭兒。蘭兒方佇立目送。冰宜命其女僕歸。以一紙授蘭兒。蘭兒未及視。冰宜之去已遠。蘭兒入閨中讀之。

姊乎。窮通利達。本無定期。時苟可爲。尙須展驥。慎勿笑酌流霞。醉眠芳草。荆山埋玉。合浦藏珠也。寒暑無時爲國自愛。臨塗貢感辭意不周。八月二十四日妹冰宜謹上。

冰宜辭別之翌日。蘭兒之姑擬前往送行。喚蘭兒與偕。立文禁不允。其母罵曰。有敢阻者。我且以老命與之。立文怒不語。淚潸然承其睫。蘭兒恐釀變。向其姑婉謝曰。兒與冰宜爲精神交。不拘形迹。送行與否。固無大緊要也。其姑憤憤遂自去。剎那卽返。蓋冰宜母子已首途矣。雖然。立文對蘭兒之態度。於此竟變。暗取其書籍筆硯等。投廁中。禁不使讀一書。作一字。且曰。父母愛汝。而以我爲仇。

非汝。唆之。誰唆之者。蘭兒之冤。昭無可昭。訴無可訴。惟吞聲飲泣以終日。胡翁老夫婦及婢僕之知此事者。咸相對生嗟。愁眉雙鎖。皇皇憂禍至之無日。而以一極良好之家庭。遂至慘淡陰霾。填溢充塞於園庭屋宇間。欲解不能。欲散不得。識者早審其不祥。

後月餘。冰宜寄書至。拳拳以蘭兒爲念。纏綿悱惻。淒然動人。篇幅甚長。茲從節錄。

(上略) 妹於八月二十五號。由家起程。二十七號抵京。一路平順。堪慰。錦注。抵京後。即參家父。卜居某衚衕內。九月一號開學。四號授課。燃指流光。別將半月。雖有同事數人。互相往還。可消永日。而停雲落月之候。思及吾姊。能不黯然。(中略) 吾姊大才及者。蓋寡造物。當不終忌也。(中略) 妹近日以來。吟詩不少。茲摘錄『感懷』詩一首呈上。萬乞斧正。

獨立問蒼天。我生究何用。役役踵長途。勞勞博微俸。憂國淚千行。空作長沙

痛。願學花木蘭。鞍馬黃河縱。

蒼天笑謂我。女子亦何愚。有生二十載。曾受饑寒無教育。國之根。幼學須匡扶。民魂既壯矣。國魂其眈蘇。

蘭兒捧讀已置案頭。擬即答覆立文。入瞥睹之。遽問何人書。蘭兒顛聲曰。冰宜妹之尺一也。立文取閱。甫數句大笑。又數句復大笑。至某日抵京。某日授課數句。則曰。未免煩贅。至吾姊大才及者。蓋寡數句。狂怒連噴唾其上。撕碎擲之地。罵曰。惡女子。大不曉事。讀得幾句新學書。便如此誇大耶。蘭兒面頓白。如罪人之對獄吏。不敢出鼻息。立文厲聲呵之曰。造物忌才。使汝嫁乞人子耶。蘭兒不語。立文曰。吾以汝輩交。有何長進。原來恨天怨地。作不安分之論。調惹人生厭。自今吾語汝。不許與彼通片紙。違吾言者。吾必碎汝腦。蘭兒仍不語。俟立文去。出其舊日所購之明信片。以鉛筆草草寫數行。飭心腹婢付郵。堅告冰宜。下勿賜函。

第二十章 自縊

地球私轉。彈指一週。蘭兒於此一週內。賴其姑。左右之寂寥。得以稍破。至是翁病。姑亦病。未幾。彌留。氣息奄奄。僕婢失色。若憂父母。蘭兒蹀躞侍疾。親嘗湯藥。醫盡華陀。卒無效。默祝先人。願以身代。香焚沉檀。亦無效。忍痛割股。和藥以進。刀痕四見。仍無效。夕陽雖好。奈近黃昏。天定勝人。能者乏術。翁臨終之夕。囑立文。謂吾家居此。業經六代。門庭衰微。世世零丁。愧我無才。未克光前裕後。他時榮辱。在汝一人。好自爲之。勿替祖德。汝婦賢淑。堪佳。可協力共謀。幸福。慎勿再蹈前愆。形骸放浪。墮業敗名。致我與汝母九京泣血也。勉之。勉之。……囑後。夜分氣絕。

姑知翁之物故也。一號幾絕。冥然大漸。自揣不起。呼蘭兒至榻前。執手流涕。出其最悲切最淒涼之語曰。兒乎。吾負汝已。……蘭兒叩首大慟曰。姑何言。……姑何言。兒負姑。不能起姑病。姑何負兒者。姑曰。我必死。我死。汝自裁。若立文。終不可。

依。則。汝。大。歸。其。可。蘭。兒。曰。兒。命。如。斯。抑。又。何。尤。姑。其。靜。心。養。攝。勿。以。兒。爲。念。卽。有。不。諱。兒。亦。生。死。茲。土。不。敢。有。貳。志。姑。曰。我。非。臨。死。亂。命。天。下。事。有。不。必。拘。泥。者。必。待。情。不。能。堪。始。知。所。言。不。謬。亦。已。晚。矣。蘭。兒。方。欲。有。言。立。文。適。至。其。姑。喚。而。囑。之。曰。我。所。欲。囑。汝。父。已。言。之。汝。苟。有。爲。遺。業。尙。堪。用。武。我。與。汝。父。雖。死。不。足。爲。汝。累。汝。苟。不。從。命。者。我。當。立。化。厲。鬼。褫。汝。之。魄。不。忍。見。汝。喪。節。也。……囑。畢。炊。許。亦。卒。棟。折。榱。崩。土。離。瓦。解。彼。蒼。者。天。曷。其。有。極。

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立。文。自。父。母。雙。亡。簪。籬。盡。撤。悉。索。敝。賦。捲。土。重。來。熟。道。輕。車。揚。旛。播。鼓。怡。怡。乎。自。樂。也。喪。事。若。何。概。置。不。理。昧。盡。天。良。不。值。達。人。一。噓。蘭。兒。井。井。部。署。窀。穸。各。安。婢。僕。助。之。供。奔。走。而。已。喪。畢。清。理。家。政。虧。累。難。堪。共。話。靡。人。形。影。相。弔。冥。思。有。此。所。天。畜。我。不。卒。異。日。窮。途。斷。不。知。所。紀。屆。趁。此。養。生。事。了。膝。下。無。兒。轉。不。若。早。赴。黃。泉。永。辭。白。日。尋。却。父。母。與。翁。姑。結。此。一。重。公。案。之。爲。得。繼。念。我。苟。死。者。則。立。文。必。不。能。娶。胡。家。必。不。血。食。翁。姑。

若見問也。其將何辭以對。又思渠不我顧。我雖苟活。胡祀又安得立。胡祀不得立。已終不免於一死。則遲曷如早計。決潔身閉門。向木主行三拜禮。乃投繯自縊。

讀者諸君。試各掩卷思之。蘭兒果能死乎。抑果不死乎。觀其屢受折磨。備嘗險阻。停辛竚苦。咀辣含酸。退而出於自縊。已屬佳人末路。似亦可以死已。然使蘭兒果死。則蘭兒之數有未盡。蘭兒之痛有未嘗。而冥冥中之大劫。終難達其圓滿之運用。卽後之知蘭兒事。追悼蘭兒。與讀蘭兒史。紀念蘭兒者。更無由往復。循還再拋。數番眼淚。洵是則蘭兒萬不死已。蘭兒投繯後。爲婢子香雲所覺。呼家人環救之。參湯薰灸。並用兼施。安臥移時。心頭稍稍溫。又移時。呼吸漸舒。竟得無恙。久之又久。始睜目哽咽而言曰。救我。何爲。字字淒楚。聲淚俱下。香雲者。郭其姓。泗上產。牛大娘之姨女也。十歲入胡家。將及六年。已機警敏辯。善候人意。能以目聽以眉語。一家俱憐愛之。蘭兒青眼特垂。待以妹禮。教之。

無朗朗成誦。香雲粗解針黹。亦轉以挹注蘭兒。知識互換。主僕無猜。當蘭兒爲人書也。香雲爲之研墨。其不得志於立文也。香雲爲之開說。及立文負笈滬江也。香雲爲之伴侶。後遭立文之仇視也。香雲爲之解脫。蘭兒倚之如左右。有事未嘗一驅遣。今因求死心切。佯使赴市購筆墨。香雲疑焉。陽應之而陰伏園後。以觀其變。俟聞其着男僕覓立文。女僕澣衣服。心益盪漾。欲急出以問之。然不知其何作也。俟聞其閉門聲。大駭。趨步窺窗側。隙小不可辨。微聞懸樑聲。一躍狂呼。大驚倒地。適男女僕齊至。撞門入室。斷索招蘇。蘭兒遂獲救。

第二十一章 寫韻

嗚呼。蘭兒不讀書。於今兩月餘。蘭兒不吟詩。於今一年餘已。此次尋死未成。百無聊賴。隱几而坐。嗒焉似喪。其耦。偶憶李白文集古樂府『妾薄命』一首。有『雨落不上天。覆水難再收。君情於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等語。洵溯再三拍案起立。開門視天。星月皎潔。

嚼然而知紅顏薄命。古今一轍。固不獨蘭兒然也。胸次頓開。忽焉寫韻。慷慨當以。慨悲辛。奚如其文曰。

人各有一死。何愁無量。却悄然仰天。嘯臨風舞。長歛歷歷女英豪。歐西斯巴。達鐵血。買強權。英名標竹帛。同此好頭顱。中外豈不及。事苟心所安。誰能久。鬱鬱家國恨。方長胡琴響。漢曲碧眼紫鬚兒。霍霍磨刀急。日本一彈丸。忍將同種逼。民權不自尊。國恥何時雪。妾也無他長。素富自信力。勞勞精衛心。滴滴杜鵑血。衆醉方沈酣。欲訴訴不得。

妾本金陵女。僑次荆山東。十九嫁夫婿。壯氣吐長虹。寧知有衰歇。黃葉下西風。問世心遺恨。報國舌無功。愁緒三千尺。奇情一萬重。堪嗟命不猶。身世若轉蓬。人定勝不得。榮枯一笑空。豈遂落落死。五尺還天公。夜深憶往事。對月恨無窮。

推敲既終。餘興未已。家藏空谷佳人圖一幀。取置案上。依蝶戀花調題一闋曰。

緣何佳人空谷迤。長袖翩翩。低徊無去就。愁緒萬千苦。不語酡顏。還比菊花瘦。嗟爾蘭成顛賴久。誅茅轡阿。可怕月光漏。臥枕碧流起漱石。無端歌哭自昏晝。

讀其詩者。既可知其文字之美麗。兼可想其品行之端正。蘭兒之恨早已。弱質輕年。遇人不淑。楚璧非珍。隋珠淪沒。近年來之位質。爲憂世界。爲淚世界。簡言之。卽爲恨世界。贏得一池春水縷。淚痕狼藉青衫袖。前此惜墨如金。若忘比賦。非以藏拙不敢買名耳。今者玉階空立。銀漢無聲。細審蟾蜍。今昔殆無稍異。滿腔熱血。隨筆湧來。彼無情不義之恨字。竟不知流露於行間字裡。乃有一夜深憶往事。對月恨無窮。之句。蘭兒之命薄。蘭兒之言哀。蘭兒之自信力頓減。而蘭兒之心事。亦和盤托出。

香雲見蘭兒之懷喪。數以自謀之妙計進。蘭兒輒目止之。不使言。牛大娘焦甚。頻懟蘭兒怯。斯時出其剛悍之口脛。告香雲曰。爲蕙娘目前計。厥有二策。香雲

曰。何謂也。牛大娘曰。用不可思議之衝突之決裂。呼號嫚罵。以與立文爭死活者上也。隻身歸寧。誓不再返。或浣慮空門。食貧茹素。以與立文斷絕關係者次也。香雲曰。此計蕙娘非無之。但蕙娘不肯爲。且不屑爲。蕙娘嘗云。我視道德爲天神。名譽爲生命。休戚死生。罔敢有二。牛大娘曰。咄。共和政體。那得循舊例。香雲曰。不然。共和二字。豈能一筆抹煞。况蕙娘此日。與其狂獅大吼。遠播惡名。修煉不終。稍揚污迹。致一般吹毛求疵者。傷其多才。哀其短見。究不若吞聲飲泣。合眼放步。以隻身獨立於天演界中而求。最後五分鐘之戰勝。使後此揚子江上。紅粉隊中。留一段傷心史。爲墨客騷人所描寫。所點綴。斯爲幸矣。女僕語塞。

噫嘻。我國近頃之社會。金錢神聖之社會也。腰纏十萬串。騎鶴上揚州。雖學識毫無。而人之敬視之者。實不啻華盛頓拿破崙若也。否則。雖有學識。而無金錢以輔之。其不受胯下之辱。唾面之羞者。幾何哉。謂予不信。請以蘭兒徵之。蘭兒

者才德兼備而窮困不偶之人也。以長江南北之文化。竟無一慕義強仁者。以愛惜而一睽焉。則可以知矣。雖然。又有說。從來天與人半不與人。全芸芸齊民熙來攘往。其間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假使蘭兒當日。境處純全。有順無逆。則所以表現於時者。與冰宜精衛等耳。縱有美名曇花一現。安能令文人才士想望丰采。感憤涕零。以旌異行。揭幽光者。是天欲顯之。反晦之。欲揚之。反抑之。欲發明其錚錚佼佼之高名。反與以猥瑣齷齪之慘况。化工亦苦矣哉。蘭兒亦豪矣哉。

第二十二章 遭誣

一年容易。早至冬初。黃棉襖出現時。已立文闈綽旣久。堂燕他飛。膏腴爲空奴。僕散去。荒涼景象。先後若出兩世。所謂『只見重門封鎖。不聞雞犬聲喧。簫簫庭內半寒煙。昔日繁華盡變』者。殆類是歟。蘭兒夙安溫飽。初受饑寒。東補西移。左支右絀。生計已每况愈下。未幾青蚨飛罄。白手徒嗟。家中糟糠。或仰給於

簪珥之典質。未幾典質既窮。進款全涸。鶴頸長延。菜容可掬。一辰一夕。多至不能舉火。然猶以受人憐助。爲莫大之恥。而昔日同事。雲散風流。亦竟無援手者。及至支無可支。復以洋蚨三百四十元。嫁其婢香雲。香雲臨去。流涕咽鳴。殷殷致意。蘭兒祝自鄭重。蘭兒俯首不一語。

香雲去後。益復無聊。井曰烹調。悉須自任。手不能針。足不能步。大悟幼時之失計。已無可告。愬立文聞其自縊也。頗生悔意。倉卒歸來。向之道慊。矢不復出。蘭兒曰。丈夫貴自立。夫君出不出。有自主權。妾不能干。亦不願干也。居無何。楊梅大發。膿血淋漓。高臥堂前。呻吟不絕。是輩巧報。理應如斯。蘭兒鬻衣服。延名醫。診治多方。半月尋癒。而債主盈門。坐索積欠。叫囂前後。萬不能堪。乃變賣房產。抵押什物以償。不足則取盈於玩具。不足則取盈於書籍。再不足則取盈於香雲所剩之身價。適敷其數。債主查封已。各鳥獸散。乃夫乃婦。移居宅右之茅蓬。內生計更不堪過問。

蓬後破落戶四五家。母夜叉六七人。知蘭兒新來僦居。咸相集弔問。蘭兒素負傲骨。豈肯以偶不得志。自貶價值與彼輩共一語。母夜叉坐起喧譁。雷同附和。有曰：娘子相貌不似受貧人。何天公無眼。有曰：娘子以宦家小姐而下居於是。何殊金枝玉葉。墜落藩溷耶。有曰：汝不知前聞娘子好讀書。讀書無用在男子。皆然。何況女子在往古。皆然。何況今朝。有曰：娘子若工針黹。與我輩做指頭生活。亦大佳。蘭兒冷笑曰：『神龍失勢。蚯蚓來戲。』我之謂矣。甚麼宦家小姐。甚麼讀書無用。甚麼指頭生活。我都不解。其勿擾我。母夜叉齊聲曰：奇怪。奇怪。怪。連飯都莫得吃。尙咬文嚼字。昂頭天外。真令我輩聽不慣。趨走。趨走。自後概不通問訊。

鄰嫗穆媽。出身煙花。操業猥賤。青年蕩子。多出入其門。藉以穿針引線。丁蘭兒甫蹉跎時。有王生某。覲其貌而愛其才。惜其年而憫其遇。擬以重金納爲筵室。託嫗媒致之。許以厚謝。嫗以其束身過嚴。未敢造次。至是始商之。立文立文。不

以爲可。遂設計誘蘭兒。時時啗以金錢珠玉。布帛菽粟。言甘容靄。狐態叢生。幾欲不達目的不止。蘭兒早燃溫厚。高懸秦鏡。知其來意。不良礙其用情。懇摯也。婉言謝之不沾黍粟。且舉止愈莊。叮嚀以下。勿再爾。嫗知其不可搖。而蠱之益力。屢以幼時之綺思豔語。來相勸勉。冀收蘭兒之同化。且述放白鴿。有夫之婦 她嫁他人

莫逞矯造主義者謂之放白鴿繁華商埠多有之

故事。要其牽就。蘭兒不欲聞。每至色變。嫗見無隙可

乘。礙難關說。顧而之他。忽浮言播其不潔污穢。殆不堪形狀。蘭兒於是乎遭誣咄咄。穆媽賤嫗也。語言無味。面目可憎。譽蘭兒不足爲蘭兒光。毀蘭兒不足爲蘭兒辱。本無置辯之價值。但流俗恆情。富貴者難屈。貧賤者易誣。在彼劣技不遂。妄生謠詆。逞生平慣技。以雪一己之私憤。在皎皎皓魄。蓋世一出之蘭兒。此心實可質諸天地。證諸鬼神。不足爲其百行之累也。明甚。乃不謂斯言出後。吠影吠聲。傳播郵行。捷於桴鼓。信者疑者。笑罵者唾棄者。歛歛者塞街巷。從無有人焉。辯護而昭雪之。滬上新聞紙。以『幽蘭墜藩溷』標題。登載新聞欄中。略

謂「胡秦女士蕙如者。金陵人。具慧心。工詩字。頗擅才名。女中翹楚也。命運多乖。遭家不造。翁姑羽化。夫主無成。近以地無立錫。錢不名一。頗不安其室云云。」衆口鑠金。積毀銷骨。鄙之殆不以人齒。蘭兒之名譽橫遭。莫大之損失。立文微聞之。具舉以告蘭兒。蘭兒聞之大恚。每於寂所。於邑悲哀。損食廢眠。鬱鬱心痛。

第二十三章 被誘

踰數日。有一賣花人造其室。年約三十內外。徐娘半老。風韻尤存。籃中臘梅花。以鐵絲旋紐。作各樣裝飾式。入門坐床頭。與蘭兒把晤。自言喬姓。世住水西門。頃間過此。憐娘子病。特來探望。兼致薄餽。蘭兒畏中其計。峻辭不欲與之交。片語渠安坐。無去意。慰問良切。瑣屑家庭事。若甚關心者。蘭兒大疑之。轉念渠雖非人。而來意殊不惡。即使果惡。殊未形之詞間。何能以子虛之懸揣。而下令逐客乎。使我下逐客令者。彼必不甘忍受。怒目相向。反唇相譏。彼即甘忍受已。外

人聞之。當猶豫視余。癩物呼余。謂此何人斯。妄生疑竇。乃爾者。而不知實墮其術中。

翊午。賣花人復來。僞作驚問狀。眼中之淚。在將滴未滴間。既而曰。我雖貧而不病。每日業此。以所得供餽粥。裕如也。今憐娘子病已。而出以貧。貧已。而繼之以病。一朝一夕。當有萬般苦味。在昨晚歸後。心搖搖如懸旌。自憂尙不如此之切。……娘子乎。好自爲之。病苟稍痊。我當以古押衙自任也。蘭兒側身向壁。付之一笑。故爲呻吟聲。唾咳聲。以亂其語。賣花人遂去。出門復返曰。幾忘却攜來制錢二百。可以購藥餌。勿見却也。蘭兒心愈疑。急謝之曰。素昧生平。屢蒙垂顧。心已慊慊。何敢受此儻來物。且與人者驕人。受人者畏人。子卽不驕。我能不畏。可速將去。幸勿見擾。言次。色驟改。似大不悅。賣花人禦以口給。強納簞下而去。去則兩日不至。心竊慰。第三日傾晨。賣花人又踏門。已。蘭兒稔之。閉目作熟睡狀。立文坐灶下。纔披衣起。賣花人趨其旁。與之道故好。周旋進退。若久識者。問

蘭兒立文不答。若恐蘭兒聞。蘭兒歟益急。賣花人坐良久。似露真意。又不肯明言。其舌鋒銳利。如發礮之刃。當者輒披靡。蘭兒靜伺之。立文殊沈默。不語。連聲諾諾而已。賣花人諄促立文。使到渠家一坐。謂有要話商也。及行。立文送之門外。又數數聒立文。隱約有「娘子佳貌。何愁貧乎」之語。蘭兒大悟。知其乘己之危而奇貨之者。陰度立文得勿亦有是意耶。立文入。蘭兒佯問曰。與何人絮絮。立文曰。賣花者。曰何語。曰彼欲卿之另嫁。蘭兒進迫之曰。子何不嫁。我曰是不能。我已負卿。豈可再負。曰既不嫁我。下次當絕之。勿與是人共往來。

向晚微雨過後。蟬螻在東。賣花人攜一小女子。又至。愁顏向蘭兒曰。汝病癒何難。蘭兒大憤。睽睽之曰。我病癒不癒。與汝何涉。汝自賣花。我自作鬼。不相累也。汝何喋喋。爲汝之制錢二百。原數在此。可悉攜去。勿污我簣。再至我門者。我且與汝拚死活矣。賣花人晒曰。娘子鐵心。人貧病若此。豈喝西風。能過活耶。言至此。遂以極簡單極顯明之語。婉白某生意。且曰。我非自爲。爲娘子耳。蘭兒

不待辭畢。以兩手緊掩其耳。罵曰。速行速行。偷遲一刻者。吾卽死於汝前。以表此心之潔白也。小女子似解。意號跳求去。賣花人色自若。提籃作移步狀。大聲曰。幸勿錯過。某生非大腹賈。亦小康家。苟嫁得之。半生吃着不盡也。蘭兒推枕起。擲錢促之走。

賣花人者。穆媽之化身。某生之撮合山也。彼等利慾薰心。冥然罔覺。作陷人之劇。以冀涓滴之報。固女界惡魔。人類蠱賊。然亦迫於家艱。限於知識。忍而出此勾當。二萬萬女子中。類此者正復比比。又何足責。獨傷蘭兒以嫋嫋之資。遭盈盈之厄。竟有愛之而思娶之。利之而謀陷之者。此雖其才之招禍。而實其貧之易與也。『死得窮不得』。諺言曷嘗謬哉。蘭兒自被誘後。呼天大痛。尋思賣花人雖去。後此之來。正復不堪臆測。自待益卑。自慎益密。面垢不洗。衣垢不澣。使於三月前曾見之者。至今日復相之。則不疑其爲蘭兒。而疑其爲流落之飢民。已然其忿火中燒。聊無生趣。片時片晷。若坐針氈。塊壘莫消。因而大病。

第二十四章 大病

蘭兒大病後。皮枯若炙。骨瘦似柴。僵若眠蠶。呻同鳴蚓。腸結眉攢。日望死期之至。不能醫。亦不願醫。彷彿一年約四十許之婦人。卽去年夢中率之遊者。謂我汝母也。前率汝遊觀音菴。願汝披剃。汝竟不果。今則孽冤已清。我將率汝遊極樂世界。汝願之否。蘭兒喜極大哭。捶胸頓足。披淚霑衣。謂其母曰。兒自結褵以來。有宵靡日。夜臺滋味。諒不殊斯。今茲淪忽。更甚於前。復有何顏處茲濁世。母苟率我遊極樂世界者。兒願與以卽去。何如其母曰。若忘爾叔父鞠養恩乎。蘭兒曰。非敢忘之。奈叩拜無緣何。其母曰。爾之長兄將至。盍少待與之一訣。瞥然遂醒。係南柯一夢。枕畔淚珠粒粒。猶在立文倚榻旁。啾啾啾泣。一似重有憂者。夫夢幻境也。饑夢取飽。夢與人之病中而夢其母。毋抑幻境上之所忽然。事理上之所必然者。蘭兒不識其母。而亦夢之。而泣。則淚珠粒粒。留枕上。抑又何也。誠有令人大惑莫解者。蘭兒醒後。振衣起坐。向立文曰。妾將死。妾之生死。

與君無足輕重。五衷所慊。慊者君之最近生活。與日後光榮耳。憶一年前之妾與夫君。夏葛冬裘。出入車馬。觀瞻壯甚。服飾麗都。尊者若爾人。親者若爾人。聞而慕之者。又若爾人。今則阿堵空空。人方以與吾輩立談爲恥。物情冷暖。當亦明矣。來日方長。三餐匪易。旣不能坐泣牛衣。束手待斃。自宜勉事蟻負。殘喘苟延。立文以節衣縮食。請蘭兒沈思曰。徒知節流。而不知開源。自斃之道也。矧今日之流。節無可節乎。立文曰。爲之奈何。蘭兒曰。爲之奈何。

二人籌議許久。徒呼無策。蘭兒曰。傷矣。顛危至此。更有何人肯復顧我。立文曰。年來結納。報李投桃。衣食與共。取與未分。刎頸之交。尙有數輩。一呼將。伯必能援我於水火中也。蘭兒曰。君猶未悟耶。古人云。『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昔時之交。君者以君之多金也。金旣亡矣。白眼卽隨之。而至何刎頸之足。云使彼果有心於君者。推解早來於君之病日。無心而求之。是蒸沙求飯也。增煩惱耳。立文蹙眉曰。水上一棒。效則固佳。不效庸何損。曰。以我卜也。可

以不往。曰：姑試爲之。

第一日、易整潔之衣履。踵門謁何無常。無常之母知來旨。以無常他出告。日暮方能歸。去而謁莊璧如。及其弟作民。作民已遠客。璧如尙未起。許久得見。音容頓改。常度俗子作態。大抵如斯。求人之難。於此可見。立文欲言三咽。忸怩告來。意。璧如以予手拮据。彼此同病。待借諸鄰。或可稍獲。其有與否。下午定行。見覆汝。其去乎。立文頷之歸。詡詡有得色。覲縷爲蘭兒告。蘭兒異其然。諾過強。恐不足恃。且係借諸鄰者。債務須我負之。日平西已。璧如之信不至。冥色深已。璧如之信不至。更鼓敲已。璧如之信仍不至。夜過半已。璧如之信終不至。不問而知其無效。立文尙代爲說辭。望梅止渴。而蘭兒之病亦遂與時俱增。朝不保夕已。第二日不謀蘭兒。逕造無常家。門人距之不聽入。謂昨日未歸。想赴無錫矣。及赴璧如室。璧如業已早出。彼如狼如虎之門人。膽敢出惡聲焉。立文大恨。切齒詈之。轉而晤游如。游如脂者。立文之盟兄。素稱同災共患。而最知音。最親切。

之人也。如脂訝然曰：子何一寒至此？三月未聚，滄海桑田，偌大悶葫蘆，真令我莫測。立文略述近况……如脂戚然惻惻，勤問悲不自慰。一派假惺惺，說得天花亂墜。直將立文瞞過。立文甫欲告貸，如脂急阻其語。且露窘迫之醜况，謂爾我之交何等深厚。我若稍有餘資，斷必傾囊救子之困。奈爾日時運甚屬偃蹇，家虧私欠百孔千瘡。前轉某某百餘元，頃來索洋，正嗟籌還無力，苟敢相欺。有如天日，螻蟻微衷，務求曲宥。立文知不諧，廢然中止，舌橋而不能下。始覺交道之險巇。

第二十五章 遇婢

途中低徊，曰：囊金告盡，白眼來親密之交，萍水相逢，紫貴皆他鄉之客。吾妻之言，洵有不吾欺者。雖然，吾之友以下流結，且多礙於父兄之限制，其不我顧也。亦宜。父執錢認真，先生與吾父爲文字交，曾得吾父錢財上之贊助。苟往籌之一則，有挾而求，無從推却。再則故交深重，遐棄綦難也。計定繞道前往，忽遇之。

於門首立文鞠躬再拜。執晚生禮。錢先生導至廳事。故出嚴詞讓之曰。汝父早喪。遺業良多。汝竟放肆爲非。甘心破壞。昔時繡履。今日敝冠。對水自窺。何以足而覩。然來見我耶。立文不一語。悔怒辱焉。寂坐半晌。不聞後命。請之。錢先生曰。吾早知汝之必來。然汝實不堪憐。憐汝有賢婦。姑以洋蚨二元作贈資。可將去也。立文不受歸。

歸見蘭兒之病。危乎其殆。問安否。曰如常。曰我其死乎。蘭兒不解所謂。勸之曰。事已至此。一死寧足塞責。且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不可以強爲。不可以倖致。惟真能安分者。自有驗耳。然則我其盜乎。曰是何言。目前未必貧。餓死卽貧。餓死猶當洗我心。知天壤間有節義。何遽爲盜者。曰聊誑卿。但以何作而善。蘭兒曰。思之熟已。不識作賈可乎。曰作賈固佳。本之則無如之何。蘭兒面驟赤。欲言大咳。旋徐徐發聲曰。妾隨身衣服。尙有幾件。君其竭澤而漁。小本營業。積銖累黍。努力上人。立文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昔時女界。聞頗重卿。走札求之。當不

辱沒蘭兒曰。唉……女子薄情久矣。過於男子富貴眼孔。豈復識我。急則折腰。徒取笑耳……至此。大咳不止。口噴鮮紅。兩眸迷糊。側身喘息……

枯鮒困渴。乍得西江水。吾人境值死灰。仁漿或有來意外者。是蓋蒼蒼設局之奇造端之巧。以免起鵲落者。即若離於其間。其始也。困以極貧。虐以惡疾。以速不死者之死。及自分必死已。而又隱施涓滴。一灑楊枝。以緩將死者之死。是真『天地不仁。以萬姓爲芻狗』者。蘭兒側身喘息時。一縷游魂。飄出舍。自謂已死。彼最親愛之香雲。翩然掩淚入。見病狀奇驚。手足失措。欲尋立文。立文已不知所往。繼審其氣息過微。又恐立即去世。不得有隻語之永訣。急扶其右臂。呼曰。蕙娘醒醒……蕙娘醒醒……

呼數四。蘭兒不之應。香雲疑其死。大哭。再呼之。稍稍反側。朦朧中發顛語曰。少待少待……我即刻自至……香雲曰。蕙娘……賤婢來矣……蘭兒斜目熟視香雲。知遠來之有意也。慘淡中未審作何語。枯寂相對。香雲忽卒曰。蕙娘乎。別來無幾。

竟不識賤婢。耶蘭兒曰：非……非……真香雲耶。吾猶以爲夢也。寒暄既畢，因述兩番夢母事。反復周詳，聲嘶氣竭。香雲曰：積疑生慮，積慮生夢。夢者疑之端，慮之兆也。亦有以體虛氣浮得者。故中人多夢，病人多夢，愚人與壯者則無焉。蕙娘之夢想，慮與病兼而致之。陸離光怪，烏可憑信。又烏可根據……至此，蘭兒又咳痰與血俱。香雲捉其項，支其胸，輔助其運動之不逮，踰時遂止。

蘭兒問香雲曰：汝何來。香雲曰：賤婢別後，夢魂固結於蕙娘左右。蕙娘之貧，况與貧之結果，久在我腦蒂中。日思一爲援手，祇以夫家昆仲多，諸事不克自主，故遲遲未果。頃赴舊居，聞鄰人述近况，幾不知淚之所至。嗚呼蕙娘，何受大鈞之虐待，反千百倍於我耶……蘭兒伸其如綿之足，發其絕愴之音曰：吾病，吾樂之，吾病不死，則大悲憶吾抱病纔七日，自覺神氣頹唐，腑臟焦灼，儼似垂飄之秋葉，將滅之殘燈，行託鬼鄰，斷無可卜，而不料分疏地遠如汝者，尙能惠然肯來，與我死別也。遇婢若此，筆門之生色，多多已。香雲曰：勿作此言，令人羞煞。蘭

兒欠伸曰。想汝遠來。口已焦渴。吾病在床。汝少主又不知奚出。未能以清茶供奉。歉甚。歉甚。

第二十六章 就醫

嗟。蘭兒之末路近矣。記者之筆。亦不厭其詳。香雲見蘭兒述及少主字。急曰。吾少主乎。近何作。蘭兒遂字言曰。依！然！故！我。香雲曰。吾已代籌之。未知能當鈞意否。蘭兒曰。盍語我。香雲曰。婢茲次之來。攜得英番十餘餅。使之小賈。豈不大妙。蘭兒曰。久擬偕赴叔家。寄居廡下。深恐百結。鶉衣啓兄。嫂笑小賈之舉。實獲寸心。汝誠多情。料我甚我自料。愛我甚我自愛。江海恩深。泰岱義重。異時啣環結草。爲馬爲牛。未知可報涓埃否。香雲曰。微儀薄奉。聊酬昔日參養恩。曷足掛齒。去此二百步。有醫士白先生。精岐黃。名甚噪。願趨延之一視。蕙娘病。蘭兒搖手曰。勿爾。多一舉也。須臾。白醫至。診視良久。曰。吁。病入膏肓。不可爲已。雖然。女士之病也。不可以不治。姑盡棉薄。以待天命可耳。

奉勸至於泣下。蘭兒心不少改。香雲曰：「蕙娘……若不服，此婢即死於榻前。藉爲事主不忠者戒，且可以免吾心之痛……其語甚搶攘，侃侃直出，絕不視蘭兒之面。蘭兒聞之惕然，遂曰：「香雲乎……汝之此舉，在今日爲愛我，在他日實爲害我。雖然，我其思之……」

香雲見其意稍搖，乘間進以甘語，舉藥碗達其前，懇懇若幼女之孝。其母蘭兒勉自發言，若斷若續，曰：「吾病幾時，初不料有今日。此吾之命夫……言次，聲艱澀欲瘖。香雲跼蹐不自安，長跽卒哀之。遂如所請，強服淨盡，淚點點落碗內。若大不得已。香雲曰：「盍偃臥，覆被以溫體。」蘭兒從之。時將就午，隱聽鄰鐘，噹噹作十。一響。蘭兒指破缶示香雲，以米處。香雲睨之多，約升餘，乃淘汰渣滓，爨極稀之米粥。其意除已食外，以之餉蘭兒也。釜猶未溫，立文自外入，神識昏亂，纒纒若喪家之狗。香雲起呼曰：「少爺歸來乎。」香雲雖去仍沿素稱故云然立文點首作羞怯狀，屏立室外，默默不啓齒，惟乞靈於可愛之日光，冀得大好之溫度，其可憐孰甚。

蓋蘭兒居室大不盈間。尋常日用之物靡不陳列。其內灶榻相連。柴草雜錯。所有餘隙。不容兩人駢列。立文在室外。飢腸百轉。轆轤有聲。香雲詢其頃間何之。渠訥訥答曰。適過塔間觀人家掃墓。甚覺有趣。蘭兒詆曰。嘻。此何趣事。而可觀者。立文曰。觸類遐思。情不自己耳。蘭兒曰。何思。立文曰。富翁不期死而死。竇人期死而不死。嗟。吾曩時浪蕩終日。夏日延長。覺如過驪。今則一粥一飯。來處不易。短短冬日。轉覺如小年之難度。方悟日光長短。以吾人窮達定之。目前株守。窘鄉寸籌莫展。曠臍之兇。追悔曷及。蘭兒改顏慰解曰。俚語有之。『到什麼地位說什麼話。』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鐘。『事已至此。戚戚胡爲。香雲亂以他語。』曰。粥熟已趣共餐也。於是立文香雲各食。蘭兒亦勉食一甌。

第二十七章 稍痊

淡淡遠山巔。高高近午天。樹樹鳴飛鵲。家家起炊烟。矮矮茅蓬內。濟濟灶榻聯。汲汲爲主病。勞勞說婢賢。草草茗和藥。呻呻醒與眠。獨不見地維。色色有高下。

又何怪。事茫茫。有變遷。此記者爲斯時之蘭兒誦也。蘭兒餐竟。香雲爲之淨灶。爲之灑掃。並調停冗務畢。出款付蘭兒。蘭兒以過多辭。舉告立文。立文亦假意致却。香雲置床頭。以快人行快事。立文與蘭兒喜出望外。齊聲道謝。香雲曰。頃已云之。聊報象養恩。有非盜泉水。嗟來食之比。諄諄不納。胡爲者。上午之來。未曾白家人。久久不歸。恐見猜忌。蕙娘其安心靜養。婢當迅速返舍。去此五里。一瞬可達。詰朝稟明吾姑。源源其來。與蕙娘相見也。……別矣。蕙娘……

翌日何日。爲民國三年十月七號。卽爲蘭兒服藥之第二日。良藥苦口。於病頗利。披衣大解。沈痼一消。身體爽然。神色奇振。萬鈞擔負。脫離大半。立文欣然曰。卿病稍痊。已。卿病痊。吾當竭盡智謀。肩挑買易。與卿共饜糟糠。同甘短褐。作後此之偕老計也。……言際。注目視蘭兒。其盼望。其媿畏。其悲傷。悔恨。若悉寓於哀切之詞中。蘭兒解顏微笑。方針頓易。顧立文曰。觀子出言。良心尙未盡泯。迨然回頭。自堪創業。祖德箕裘。赤手造之。何難焉。鐘鳴八下。香雲負米至。額首爲蘭

兒賀蘭兒曰。汝來。此急難。我汝姑。不汝阻乎。香雲曰。否否。昨晚稟諸姑。姑深不以爲然。多詞勸激之。始獲俯允。此後可朝至夕歸。以蕙娘元氣復初爲止。

病重者求輕。輕者求痊。人之常情也。香雲見蘭兒之病減已。再延白醫。白醫聞其病減也。驚術之神。訝滅之速。心疚病入膏肓。言之不驗。及至視病情。觀唇舌。診脈數。其氣也輕。以微。其唇也白。以焦。其脈數也沉。以遲。病者遇此。斷非佳兆。然不欲以未形之事實。作倥侗之言詞。悲香雲心。短蘭兒氣。窮索枯腸。疏方下藥。標本雙治。培養兼收。用作最後之一著。臨去。顧香雲曰。效則召我。不效。其另請高明。勿再往反。香雲疑其畏勞。忽其言中之有味也。手續如昨。絲毫不亂。且精神較爲稍暢。

蘭兒病中。催促立文。賈小權子母。接濟衣食。且詳與香雲討論賈之利害。自暮達旦。媿媿不倦。兩個門外人。說不出門內話。研究千方。都成畫餅。最後香雲提議曰。吾昔見提竹籃售廣貨者。利不貲。銷路亦甚廣。可試業之。當無虧本。虞蘭

兒然。其計立文亦贊同焉。挾款遊市。思卽照辦。道經某巷口。多人方設局其中。呼盧喝雉。賭興大豪。技癢心煩。瘡痊忘痛。投身局中。與衆爭采。鬼神呵護。天地有靈。而立文勝已。賭未兩時。計贏洋三十元之譜。戰力倍濃。貪心大熾。耽耽盆內。舌敝唇焦。勝負循環。鏡花水月。局終計之。血本折至十五分之七。引頸徘徊。垂頭蕭索。趨赴三牌樓。三牌樓爲金陵名市之一購竹籃二。復以餘貲。販零碎廣貨。實其中。歸以示蘭兒。敷衍搪塞。蘭兒不知貨物之貴賤。破綻得以不露。

旅館各客棧門首。形容羞澀。應對遲鈍。背上汗珠。滾滾如雨。裏衣爲之盡濕。無人處輒以手自擊其面。不可數計。飢皇終日。顧客無多有。惡立文。翫未能成議者。有利立文。愚而期詐。騙者。怪象醜形。千奇萬幻。甚有知立文舊日之擺闊。而故藉買貨爲名。出俏薄詞鋒。陰刻論調。以嘲笑之者。氣難再吐。情不能安。早知如此。悔不當。初嗔色漸深。情景更覺淒慘。鴉鳴鵲噪。在在動情。偶憶閉戶以居。

雄長婢僕。侯門似海。珠履雜遝之盛事。初而感泣。繼而涕零。終而憂悶。欲死。舉頭見明月。明月上三竿。潦倒歸家。置其籃於室內。謂蘭兒曰。一網未獲。枵腹終天。天之亡我。甚哉。嗚呼。閱者思之。此紛愁重病之蘭兒。處此時。聆此語。究作若何態度。誠非記者所欲言。又非記者所忍言矣。

第二十八章 轉重

蘭兒自二次服藥後。以爲病可立癒。有不用三次之瑣瑣。詎未半日。病勢轉重。又半日。病勢愈重。惘乎其若癡。昏乎其若迷。清痰噴湧。狂咳奇盛。一秒鐘之咳嗽。達兩三次。僥焉不可終夜。香雲依依不忍去。衣不解帶。看護唯謹。時而言時而泣。時而呼蕙娘。旁聽之人。幾疑其爲瘋。爲狂。爲神經病。東方漸曙。蘭兒復就清醒。問香雲來何早。香雲以未去對。蘭兒曰。吾又得夢。可不死。已汝何憂。我至於此極。言畢。合眸熟睡。香雲不能成眠。天明往請白醫。白醫果不至。復請他醫。他醫均盡心診斷。惜服藥而竟無效。焚香禱之於胡翁靈前。亦不見有毫髮。

之。朕。兆。

蘭兒問香雲曰。鄰人誣我。已否聞之。香雲曰。聞之矣。我誓死不信。誓死爲蕙娘辯。蕙娘痊後。速爲詩以雪之。自可見諒於達人。碩士。蘭兒曰。吾若爲此。吾詩早就。已。豈肯宕延。至今者。吾遭誣後。未嘗出半語。一則無辯。止謗。二則蓋棺。後有定論也。水落石出。事久必明。所恨者。謙謹如吾。反受不規則之冤謗。增吾叔羞重翁姑辱。雖濯盡長江千尺水。奚能洗墳頭之污。啣盡鍾山百仞石。奚能填東海之缺。但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高山流水。賞之者。鍾子期耳。下此無聞焉。我雖不幸。然尙有汝之知我。夫復何怨。猶望熟誌吾事。留證十年後之傳我者。則銘感益无旣矣。香雲曰。諾。

蘭兒復問香雲曰。知吾遭誣。抑知吾被誘否。香雲曰。實不知。蘭兒曰。醜甚。因述當日事。香雲曰。賣花人耶。吾面熟之。月前曾過吾門。而敢作此者。晤時當批其頰。折其齒矣。蘭兒曰。穆媽誘我。以錢賣花人誘我。亦以錢。錢可騙得他人。豈能

誘得。我。香。雲。曰。烈。哉。蘭。兒。曰。伊。時。有。一。天。幸。在。卽。臥。病。不。起。是。使。非。然。者。吾。且。被。迫。而。入。無。底。谷。中。谷。之。魔。鬼。將。擒。捕。吾。飲。啖。吾。吾。身。且。片。片。碎。豈。得。與。汝。復。相。見。語。時。肉。驟。栗。齒。震。震。有。聲。似。大。恐。怖。香。雲。曰。吾。少。主。何。未。聞。獨。不。能。殺。此。獠。耶。蘭。兒。曰。不。堪。香。雲。僂。語。曰。彼。究。作。何。態。豈。能。聽。彼。賤。婦。之。纏。擾。而。不。一。伸。義。憤。者。蘭。兒。曰。不。堪。掛。齒。已。惟。明。人。毋。庸。細。述。贅。贅。胡。爲。者。截。然。頓。止。天下。極。有。意。人。偏。逢。極。無。意。事。最。得。意。人。偏。逢。最。失。意。事。各。抱。相。思。無。可。說。未。曾。西。望。便。沾。巾。說。者。謂。有。數。存。焉。不。可。以。倖。逃。不。可。以。人。勝。也。是。日。蘭。兒。亦。清。醒。與。香。雲。語。半。晷。未。嘗。亂。倫。次。殊。出。人。意。外。惜。兩。目。乏。光。不。能。轉。眸。面。色。淡。白。如。無。血。四。肢。漸。以。麻木。香。雲。勸。之。安。睡。息。養。神。氣。蘭。兒。更。饒。饒。不。絕。口。舉。兩。年。來。之。經。過。之。閱。歷。明。晰。爲。香。雲。告。迴。似。稍。遲。片。刻。再。無。置。喙。之。餘。地。者。語。至。哀。時。浩。然。長。嘆。語。至。痛。時。慘。然。欲。哭。映。映。不。成。聲。香。雲。細。視。其。面。已。覓。不。出。絲。毫。眼。淚。其。苦。楚。聲。與。呻。吟。聲。相。連。續。其。爲。狀。甚。艱。棘。可。憐。憫。心。急。如。火。恨。無。回。生。

妙術以救之。惟屏氣微吁。忍淚不落而已。……薄暮。蘭兒出其大風賦。及秦使獻問詩。與自縊後之所吟詩稿。畀香雲。囑代藏之。兼促之去。香雲乞其舊著。已散遺。烏有灑淚遂返。一夜之病况。不能再道究竟。

及曉。東南風大作。萬竅皆鳴。不寒而栗。香雲偕其夫搭人力車至。忙碌極難形狀。噫嘻。其夫何人。卽余友吳是仁君。而倩倩之士子也。初以髮妻早喪。求偶甚殷。聞香雲美。且賢。遂購以續絃焉。香雲屢對之述蘭兒事。愛慕甚切。今聞其將死也。特欲一覲面目。藉償宿願。至則蘭兒方熟睡。立文他出已。其夫遂去。霎時蘭兒醒。沉緜不可復起。動靜語默。大不昨若。痰灼肺燃。見粒而起。且頻頻出嚙語。曰。勿嚇我。……勿坐我床頭。……吾姑乎。來召我耶。……我行我行。……勿拘我。……如此呢喃。終日無間。香雲奇畏。時時與之語。問其何所見。蘭兒輒厭而不答。且蒙首惡。其擾香雲計無所出。四處覓立文。立文已杳如黃鶴。

第二十九章 夫亡

香雲覓立文蹤跡迨遍。確無徵兆。凡其舊所熟經地。均再四詢問。終不得半星之下落。方冀其日暮自至。而仍屬無望。千思萬慮。其彼見家計困厄。而外出謀生乎。抑彼見蕙娘危殆。而外出尋死乎。果謀生也。胡家之幸。果尋死也。蕙娘之災。然彼謀生究於何地。恨難插翅以尋之。尋死究於何地。恨難撫屍以喚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室中殘燈欲泣。昏暗不明。室外更漏已殘。行人絕跡。蘭兒時驚號。時自語。時問立文之所往。致此弱女子之香雲。渾然置身地獄中。覺左右前後無處不爲鬼所盤據。聞聲顧影。見影生形。戰戰焉不自主。甚至小鼠嚙物。微風襲門。亦不覺大驚失色。一線冷潮。自踵直傳。至頂譁然。以爲鬼之將至。殊可笑。亦可憐矣。

甫黎明。亟揉倦眼。眼爲之腫。一晝夜未食。腹亦不餒。再出覓立文。步履遲緩。歸訴之。夫以其賢也。授之車馬費。並遣人助之偵探。香雲遂得盡情馳驟。搜索既窮。奔波亦怠。急抵蘭兒室。蘭兒方醒。思茶良苦。香雲烹少許以進。問立文。香

雲不能對。給以在夫家。蘭兒曰。我連夜病勢。奚似。香雲曰。安甚。蘭兒曰。有人告我。吾夫已自溺死。信否。香雲矍然。搔首踟躕。方寸顫動。不止。蓋其初覓立文時。曾聞人言。水西門外有死屍一具也。詰蘭兒曰。此耗誰人語。蕙娘。毋乃妄乎。蘭兒曰。頃似得之於白髮翁。然已不憶其誰何。香雲復給曰。明明在吾家。何得自溺死。蕙娘。委頓結此幻想耳。蘭兒良久曰。若此。則我心安矣。閉目睡去。片時即醒。

蘭兒曰。餓！餓！盍具餐。香雲煑稀粥餉之。噉數口即罷。香雲食不下咽。濯器畢。即去。逕達水西門。聞昨早果有男屍。年貌衣服與立文相似。問死屍何在。則警察局已具棺掩埋於某義塚之側。現方招認云。趨赴警局探詢。局中人答以有之。遍體檢搜無他物。惟得絕命書一紙。香雲急曰。上有姓名否。答以有之。胡其姓。立文其名。香雲泣曰。絕命書何在。請以畀我！局中人曰。死者係汝何人。曰。我少主也。主母胡效蘭屬我覓之。兩日已。局中人實其言。即面付之。香雲接

視果立文手迹。一躍仆地。呼曰：地乎！速開裂。我將入金陵。雖大無我容。足地已。局中人撫之起。

香雲懷書疾走。尋至立文墓旁。哭讀之。字跡模糊。墨痕淺淡。蓋燈下遺草也。其首數句曰：

我姓胡。名立文。壁菴之子。效蘭之夫。自幼讀書。望成重氣。之器字孔方作惡。秀

之誘字我爲非。大賭狂嫖。萬金立盡。我妻勸我多次。我只是不聽……

香雲淚如泉湧。不堪卒讀。遂閉目垂眉。效老僧入定狀。鎮靜片時。再誦之曰：

自作聰明。以爲無艾。之礙字誰知火杪。之燒字及皮回頭。不得朋友。莫救令我心

傷……

讀至此。呼天大憤。曰：噫……早知如此。當不至有今日也。乃復誦之曰：

迄今妻病在床。日甚一日。雖有賢婢救護。亦必不起。我忝顏人間。何以生活。

天乎天乎。我其先赴明。之冥字路以俟。之候字之乎。

讀罷拭淚歸。謂蘭兒曰。少主實在吾家。吾家款待唯謹。蕙娘無憂也。蘭兒信之。而不能得夫亡之確耗矣。一家四口已折其三。剩此熒熒。豈果何待。入地有路。吾欲執冥曹而問之。香雲畏促其死。故祕而不敢以告。此亦人情之常。蘭兒曰。汝日在此。汝夫謂我何。香雲曰。夫聞主母賢。聽我往來。弗阻也。蘭兒忽笑曰。我爲賢者。汝也。我果賢焉。得至此。香雲曰。冤哉。以主母爲賢者。豈止我與我夫。不過物情惡衰歎耳。蘭兒曰。今日何時已。香雲曰。十月廿一號。蘭兒手蠕動。作屈指計數狀。曰。我病將半月。胡不死。香雲曰。安之。毋躁。瘡時自有日。蘭兒曰。我必死。那得復癒。死後。委我溝壑。葬犬腹中。勿勞手足也。香雲曰。慮此何爲。……言未畢。蘭兒復睡去。香雲潛攜立文所購之貨。出以賤值發賣淨盡。

第三十章 從叔

人窮則呼天。病則呼父母。曷以故。以其尊親之也。蘭兒抱病。苦思秦叔。無良法以致之。廿五號亭午。其兄席珍。偕女僕抵門外。逡巡不敢入。詳詢行人。此果胡

某之宅乎。入則指蘭兒。此果吾妹蕙如乎。蘭兒哭。女僕哭。香雲亦哭。席珍面紅耳熱。欲哭不能成淚。問曰。妹夫奚往。香雲支吾曰。外出已。女僕曰。東人思姑子而不憂。姑子慶姑子之得所也。席珍曰。昨日首途時。吾父付吾書。殷殷囑門戶之向背。院宇之寬狹。吾猶熟誌之。今何狼狽及此。誠吾闔家夢想不到者。言際。拆書付蘭兒。蘭兒閱之。

蕙如姪女妝次。自汝出嫁。轉瞬二年。山水依然。蓉菊大茂。小園日涉。雅緒融融。園之東北隅。現建草亭一座。停雲留月。以娛晚年。未得佳名。思汝題賜。慶汝處得其所。筆端當夢生花……

蘭兒讀至此。音節奇慘。咽咽不忍聞。旋續讀曰。

此次可偕汝兄同歸。助吾灌菊。再享山林之興味也。汝舅近住潁河。昨曾來書詢汝近况。知念附及。

蘭兒閱竟。付香雲。顧席珍曰。兄乎……妹其死矣。夫復何言。妹之崖略。想已聞諸

鄰人刻請隻身返家。妹以書覆叔父。再作區處。容能生死。人肉白骨也。席珍曰。善。香雲取破筆。檢汚紙。授蘭兒。蘭兒不能書。遂以口拈。使香雲代覆之。嚶嚶半响。始得成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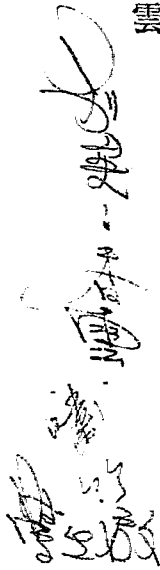
叔父大人尊前。莊讀手諭。敬悉。一是姪女久離膝下。孺慕孔多。渠儂不才。踰閑蕩檢。自倚豐厚。水性楊花。姪女無能。未克作毫髮匡救。以維持於不敝。捫心自問。流汗多多。翁姑溺愛過深。惟恐稍拂其意。以觸其忿。剜肉飼鷹。養癰貽患。鐵聚九州。鑄成大錯。風盲雨晦。書不勝書。兩月前。翁姑病亡。渠燄大熾。剝膚吸髓。以效命於銷金窟。迨乎膏血全枯。生機窘促。雖欲回頭。已無及矣。姪女始末。祇此尙堪爲叔父告。其他有不忍言者。邇來床蓐纏綿。醫藥罔效。疇昔夢見吾母。謂將率姪女遊極樂國。實姪女不幸中之大幸也。姪女之死。當在三兩日內。是書卽爲絕命書無疑。千祈叔父善自珍攝。勿以姪女爲念。情長紙短。墨與淚并。肅請福安。姪女蘭兒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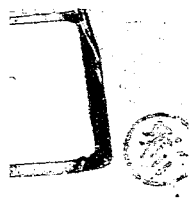
香雲繕就。向蘭兒緩讀之。蘭兒曰：足矣。撫胸微嘆。瞑目仰臥。心漸安帖。席珍急持書。搭輪車返里。香雲得林媽助。心亦稍慰。仍索救方。皇皇兩日。覓得一新開張之醫士某。急延至室。醫士視病後。索舊日醫方。香雲檢畀之。略閱二三。拍案大罵曰：庸醫殺人。毒於斧鑕。此等病。尚不能治。而忝顏作醫。耶。遂投以簡單之劑。良效。

天氣和暖。恍若春初。而秦嫂席珍來矣。而冰宜亦來矣。蓋冰宜聞蘭兒病。特請假以相省也。一室愁人。相戒勿哭。冰宜出。急賃大宅。移居之。爲蘭兒換衾枕。擇飲食。請醫服藥。調護無不如願。十數日。病大癒。能扶床起坐。與冰宜及香雲伴談。宛如隔世之好。促香雲召立文。香雲故延之。又一旬。蘭兒能扶杖起。無朝無夕。索立文奇甚。香雲知不能隱。舉實以告。並將絕命書與之。嗒喪不能。盡其詞。蘭兒一暈仆地。誓不復活。舉室痛哭。慘動隣里。冰宜忍淚勸之曰：姊乎……佛語有之。『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國步維艱。不能以私情。而放棄責任。秦嫂亦

止淚責以大義。且曰：我誤姪女矣。勿再如此。增我罪案。

蘭兒瞪目良久。支離而起。林媽雇疍與購冥資數事。逕赴立文墓。冰宜與香雲林媽等亦從之。以去。盡情哀哭。百鳥無聲。且哭且奠。且奠且誓曰：妾生作胡家人。死作胡家鬼。從今以後。當盡瘁國事之死靡他也。哭畢。乃歸。枯坐如木偶。冰宜請曰：姊久居此。殊非得計。盍從妹北上乎。秦嫂曰：毋須。盍從我歸。蘭兒嘆曰：兩策相權。從叔爲上。議決。秦嫂爲蘭兒易素服。爲立文誌墓石。手續既清。乃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就道。冰宜香雲走送之。此時之苦况。誠非管城子楮先生所能代表。蘭兒握兩人之手。慨然而言曰：國事阽危。相見有期。我之學識。尙不足以應世待時。養晦此其時矣。三年以後。吾姊妹當再聚首兩京也。……別矣。冰宜……別矣。香雲。





Handwritten text in a stylized, cursive script, possibly representing the word "Love".